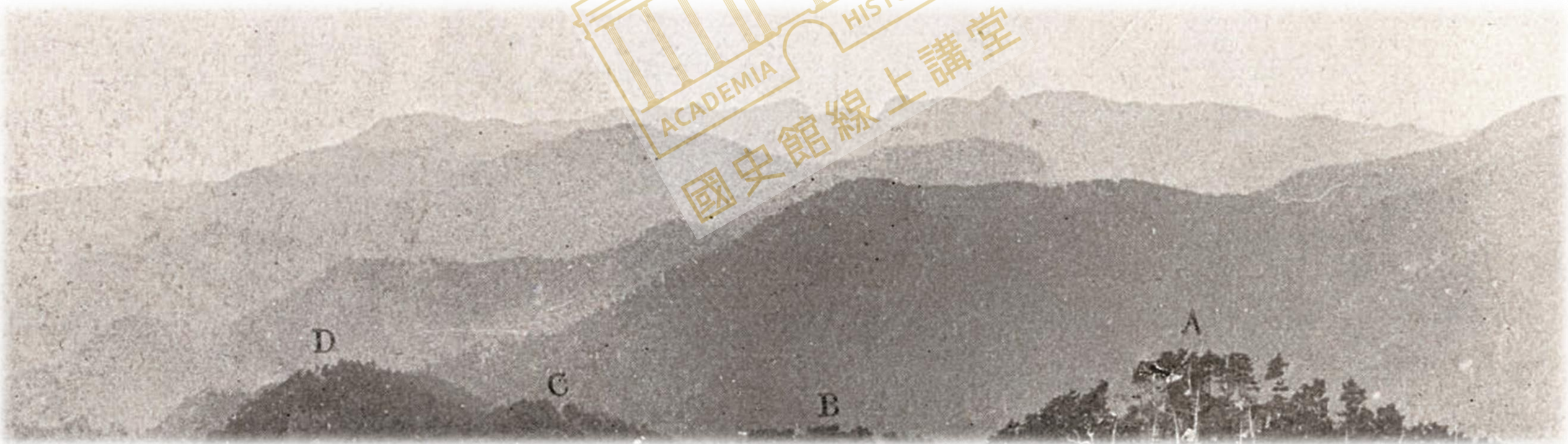


2024年7月11日（四） 國史館專題講座

國史館4樓大禮堂

20世紀初期日本對泰雅族群戰役： 遠藤寬哉寫真帖所見「理蕃」事業諸面向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黃智慧



大綱

- 一、 故事大要
 - 二、 20世紀初期「原日大會戰」年表
 - 三、 遠藤寫真帖與一級史料
 - 四、 場景與主角人物
 - 五、 GOGAN戰役始末（起因、衝突、和談、終結、代價）
 - 六、 遠藤的關懷視角（艱難任務、死傷、泰雅人生活）
 - 七、 「五年計畫」理蕃事業溫和面向
 - 八、 理蕃政策與觀念的變化（遠藤、天津的反省與批判）
- 結語

一、故事大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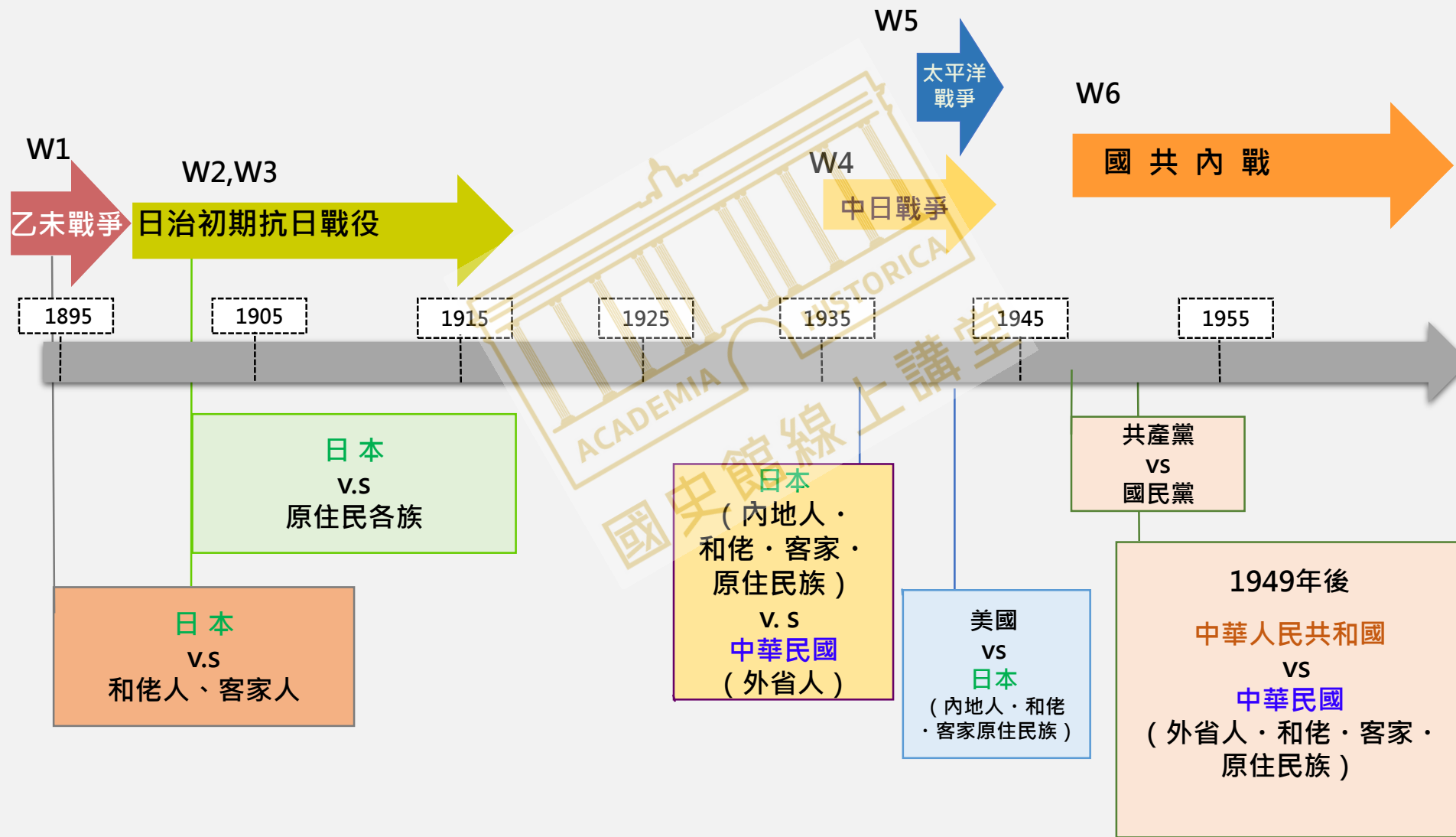
對19世紀東亞新興小國日本而言，統治台灣自始即非易事。綜合歷代外來政權經驗，日本創發「理蕃」一詞總括對原民政策。50年間在台「理蕃」政策內容不斷調整，如何面對族群文化大異其趣600多個部落，是其治理上「難中之難」的挑戰。

寫真師遠藤寬哉輯成《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177幅）與《台灣蕃地寫真帖》（173幅）二冊，恰好見證1910年代前後「理蕃」政策的轉折變化。遠藤來自日本民間東北地方，初次進入原住民傳統領域，常為台灣的高山峻嶺絕景所震懾，並讚嘆世居其中原民生活純樸有序。

遠藤對戰爭有其人文關懷視角，在他的鏡頭底下，留下了泰雅GOGAN群及其他部落與日本大會戰的珍貴紀錄，包含日本在北部各山頭四處征戰的激烈場面，也呈現大津麟平主導「理蕃」事業的溫和面向。

大津所設計的「五年計畫理蕃事業」在威壓方面，目的是收押槍枝與彈藥的有限戰爭，經歷交戰之後，「理蕃」政策觀念是否有所轉變？史料『理蕃策原議』透露的訊息表達了大津的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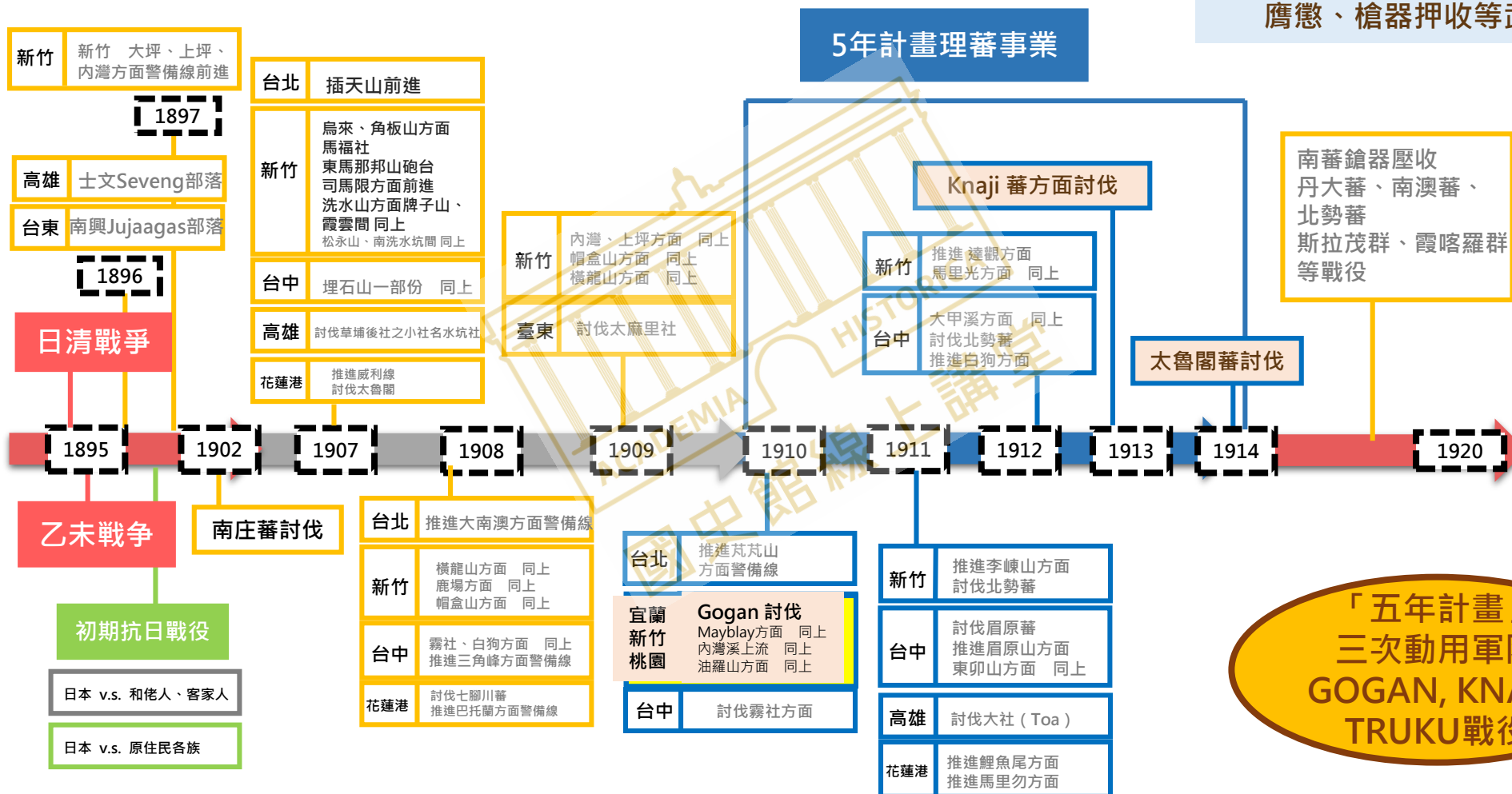
130餘年來台灣各族群參與的6場戰爭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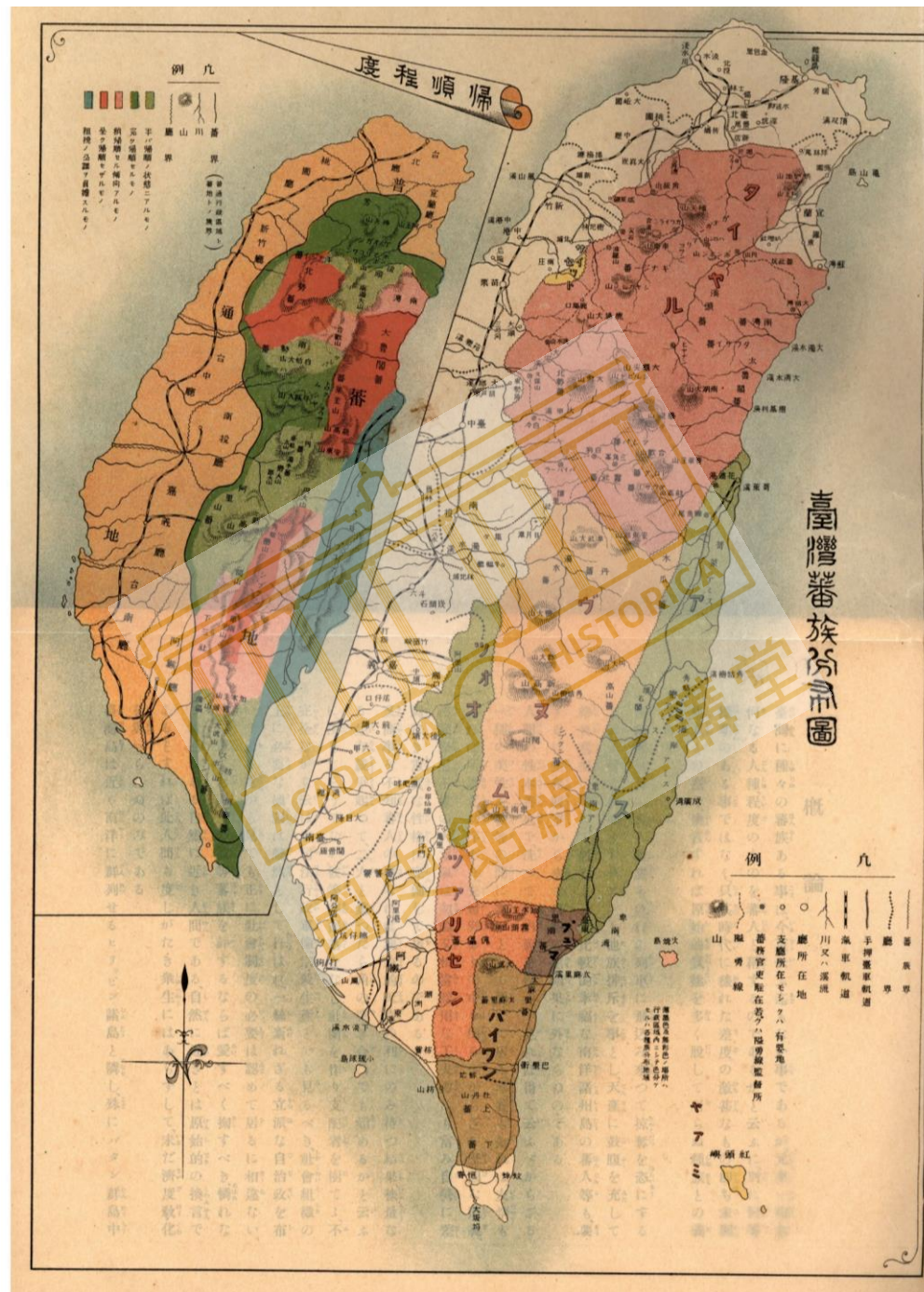
1896-1920年間 原住民族與日本交戰年表

日方統計約 **155 回合**

(討伐、隘勇線推進、警備線前進、
鷹懲、槍器押收等武力衝突)



歸順程度



出自 成田武司編 1912
《臺灣生蕃種族寫真:附理蕃實況》

「五年計畫」理蕃事業中出版的4冊戰爭寫真帖

原書

1911



台北：遠藤寫真館

1912



台北：遠藤寫真館

1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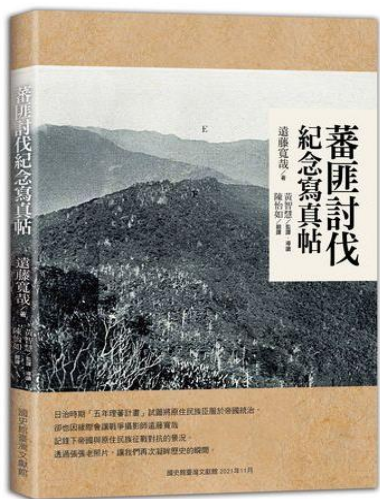
台北：成田寫真製版所

19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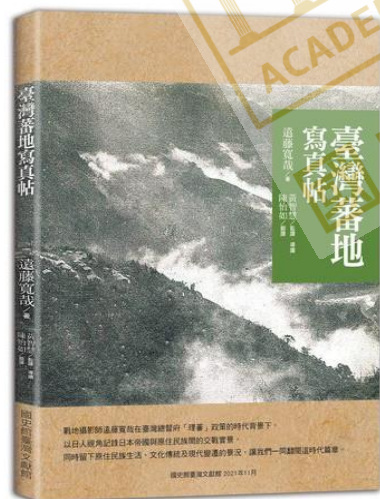


台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中文
譯版



2021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21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22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22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記錄1910年 GOGAN對日戰役的一級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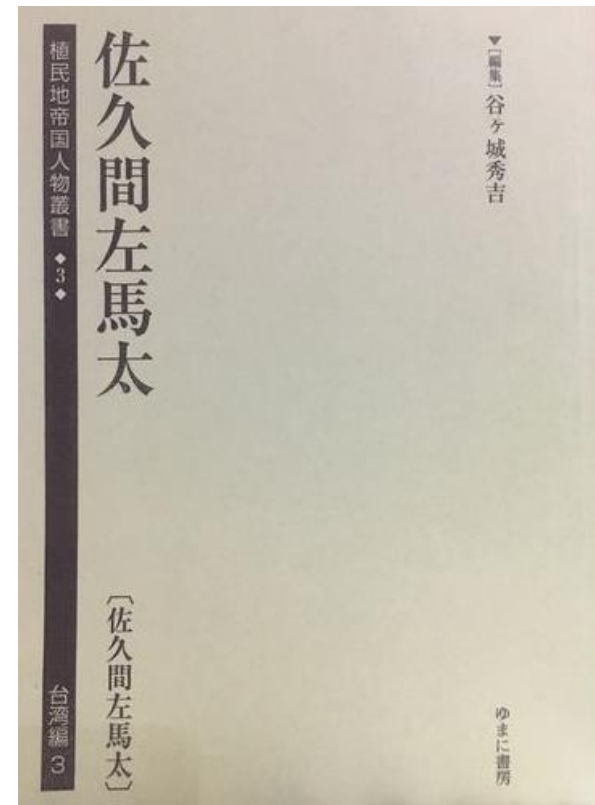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1918-1938
台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中譯：
1997，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
住民行政稿》第1卷、第2卷（上
卷），宋建和譯（下卷），第3-4
卷，台灣省文獻會編印。



入澤滲著，1922 臺北：臺灣
蕃界研究會。復刻：2010 成
文出版社



波越重之、松室謙太郎編，1923
《臺北州理蕃誌》1-4卷，臺北
：臺北州警務部。中譯：2014
宜蘭縣：宜蘭縣縣史館、新北市：
原住民族委員會。



小森德治著，1933《佐久間左
馬太》，臺北：臺灣救濟團。
[復刻：2008，同書名，東京：
ゆまに書房。

泰雅族GOGAN群生存場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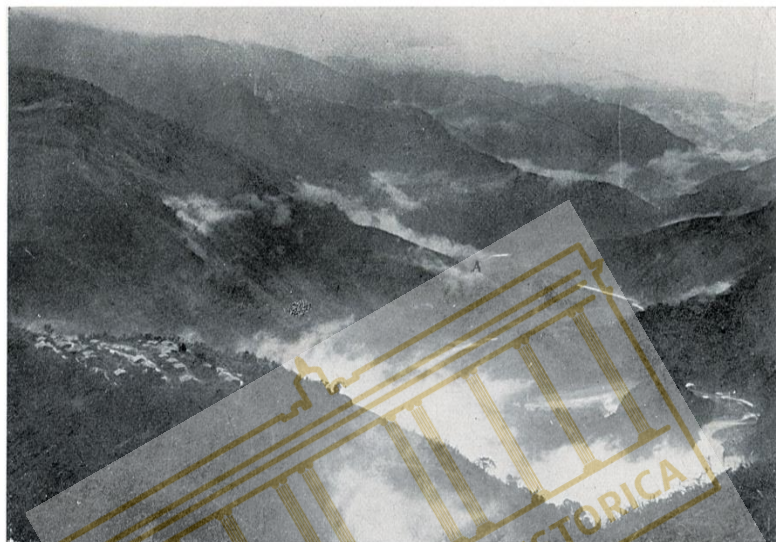


從シナレク (Snariq) 山頂遠眺 **A** バボークル山 (B'bu Kulu)、**B** ミヨート (meoto) 山、**C** 角板山方向、**D** バロン (Balung) 山、**E** 李嶼山及鳥嘴山大鞍部方向、**F** クル (Kulu) 山、**G** コロン山、**H** 大霸尖山方向、**I** 西村合流點 (位於深谷內) 及ガオガン (Gogan) 蕃社一帶的谷地。

遠眺GOGAN群Kulu, Hakawan, Bsyal, Gihing, Suruw, Qwilan部落 (I)



從吉村臺遠眺クル (Kulu) 社 (A) 及ハカワン (Hkawan) 社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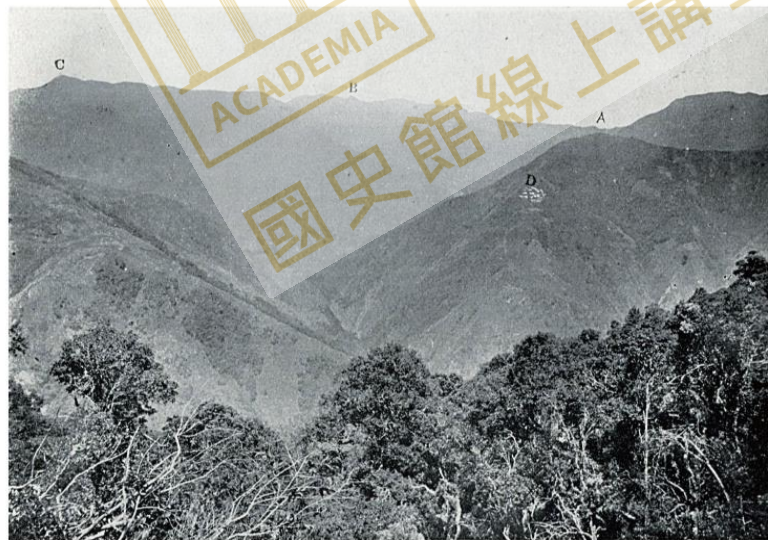
從バロン (Balung) 山遠眺ブシヤ (Bsyal) 社及遠方のマリコワン (Mrqwang) 溪谷。照片中A爲エヘン (Zihing/Gihing) 社。



從バロン (Balung) 山頂遠眺ブシヤ (Bsyal) 社及ガオガン (Gogan) 合流點。照片中A爲エヘン (Zihing/Gihing) 社。



從バロン (Balung) 山頂遠眺ソロ (Suruw) 社及カオリヤン (Qwilan) 社。



從佐澤臺遠眺バロン (Balung) 山 (A)、鳥嘴山 (B) 及李嶽山 (C)、(D) 爲バロン (Balung) 社。



從竹內臺遠眺ハカワン (Hkawan) 社 (A)。

遠眺GOGAN群Balung,Hkawan,Pyasan部落 (I)



位於竹內臺的竹內大隊營地（建設中）遠眺ピヤサン（Pyasan）社（A）。



從竹內臺遠眺バロン（Balung）山。照片中A為バロン（Balung）社。



從佐澤臺遠眺ハカワン（Hkawan）社（A）。

吊橋 (I)



大崙崁溪キヨパイ (Kinyopan) の吊索 (吊籠裡載人或貨物，利用滑輪從兩岸拉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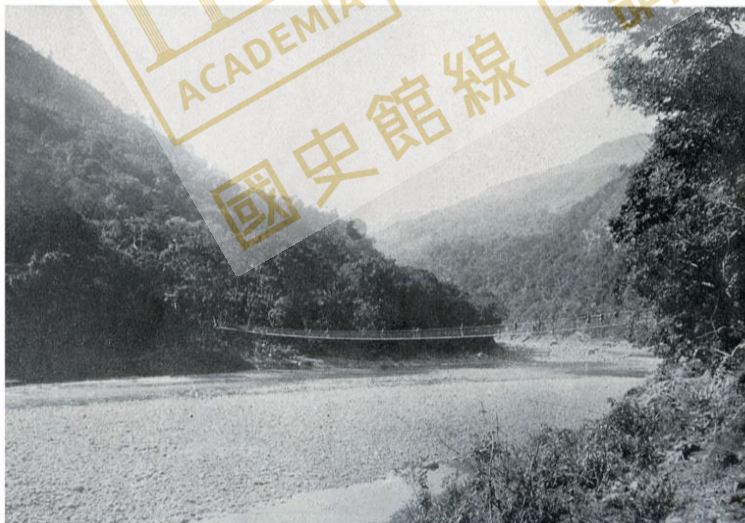
キヘン (Zihing) 吊橋の近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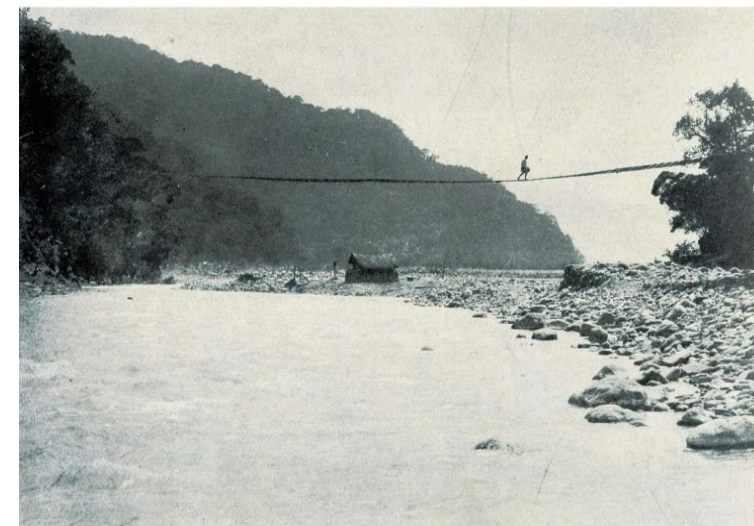
濁水溪バスン (Banun) 倉庫全景。



位於新竹、桃園聯絡點的吊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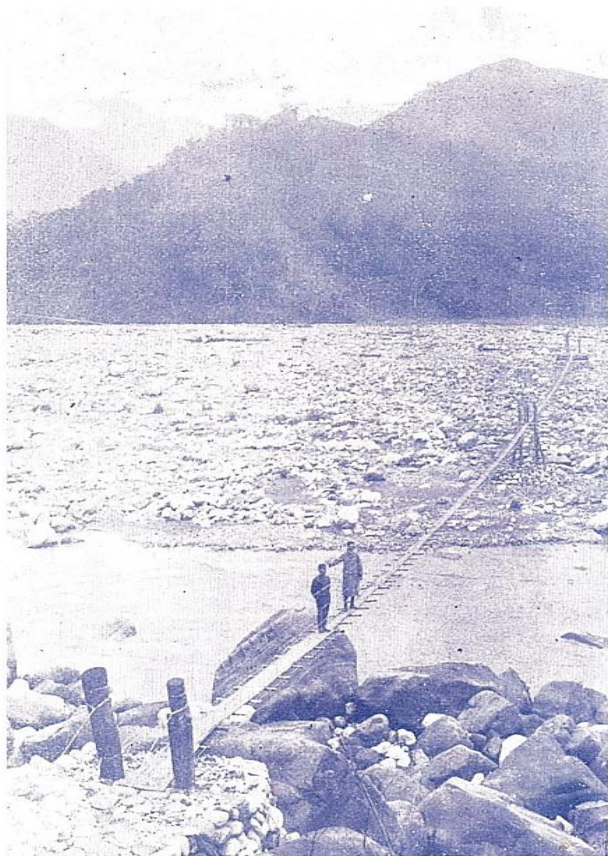


キヘン (Zihing) 吊橋 (長約十八間) 之遠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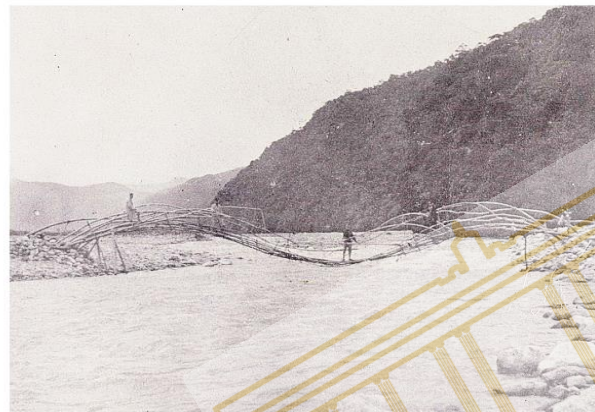


位於圓山，濁水溪主流上的吊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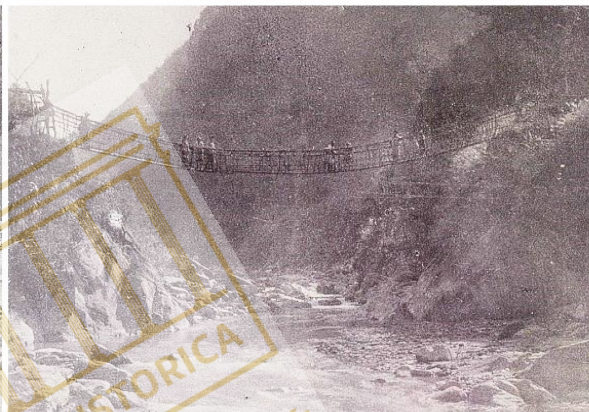
原住民搭建的橋梁 – 第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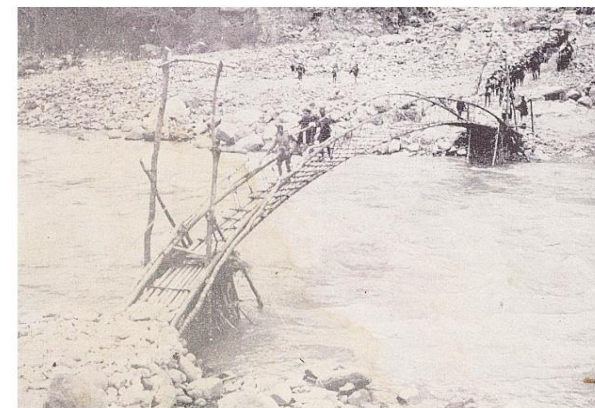
連絡分遣所前面的鐵絲橋。明治四十五年春天討伐北勢蕃時，從新竹、臺中兩廳開始行動，苦數日後，兩前進隊在此取得連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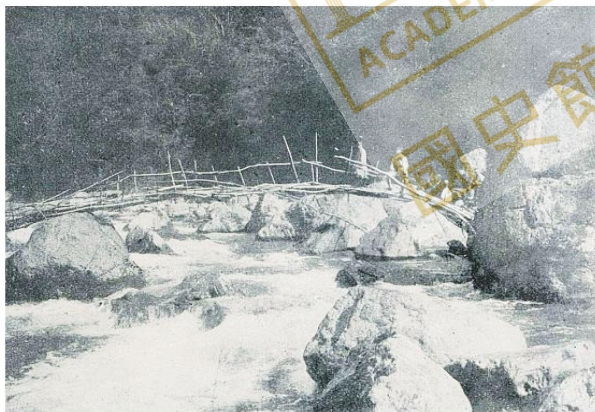
泰雅族人搭建的木橋(宜蘭廳濁水溪)。



泰雅族人搭建的藤製吊橋。



布農族人搭建的竹橋。



第三部隊佔領的當地族人所搭的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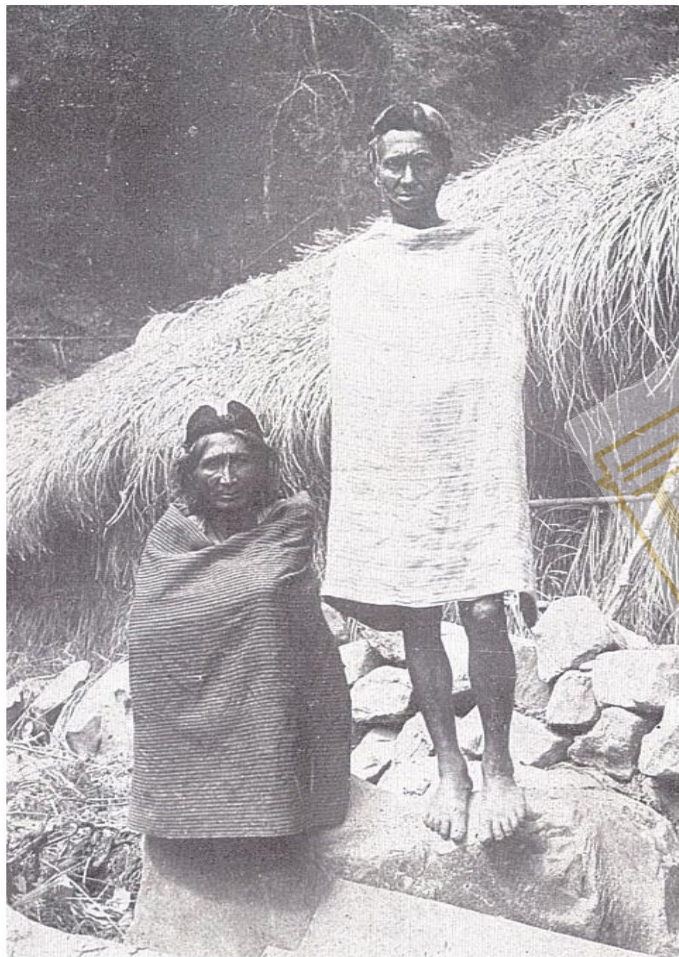


桃園廳的舊ハブン(Hbun)鐵絲橋。



阿美族人搭建的竹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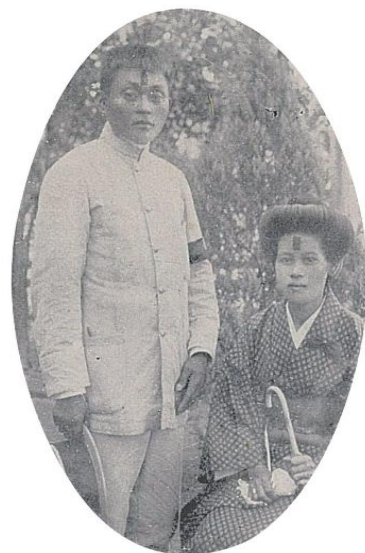
四、故事的主角們 — 泰雅族人



新竹廳マリコワン(Mrqwan)蕃頭日(泰雅族)。左爲ウラオ(Uraw)社タウスノーミン(Tosu Nomin)頭日。右爲ウライ(Urai)社ユーミンワタン(Yumin Watan)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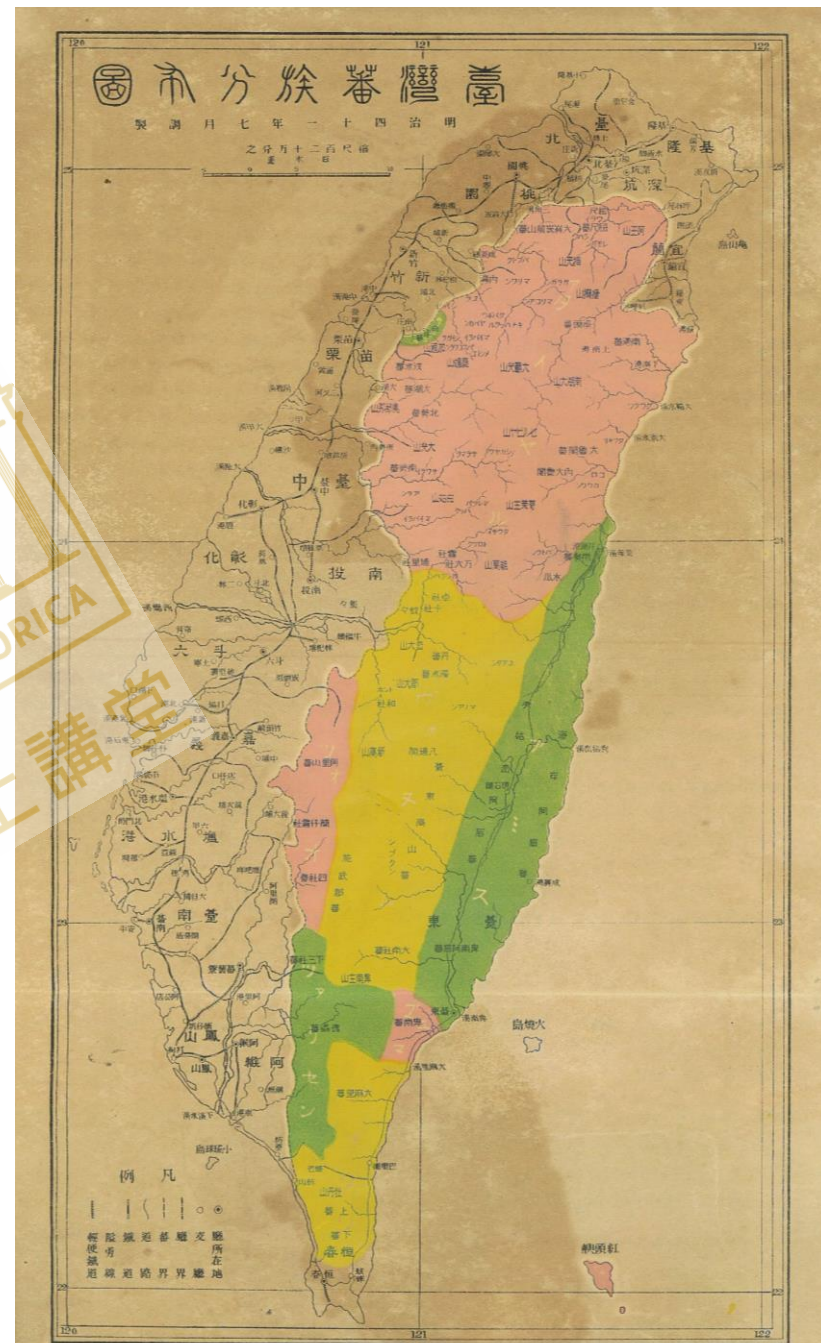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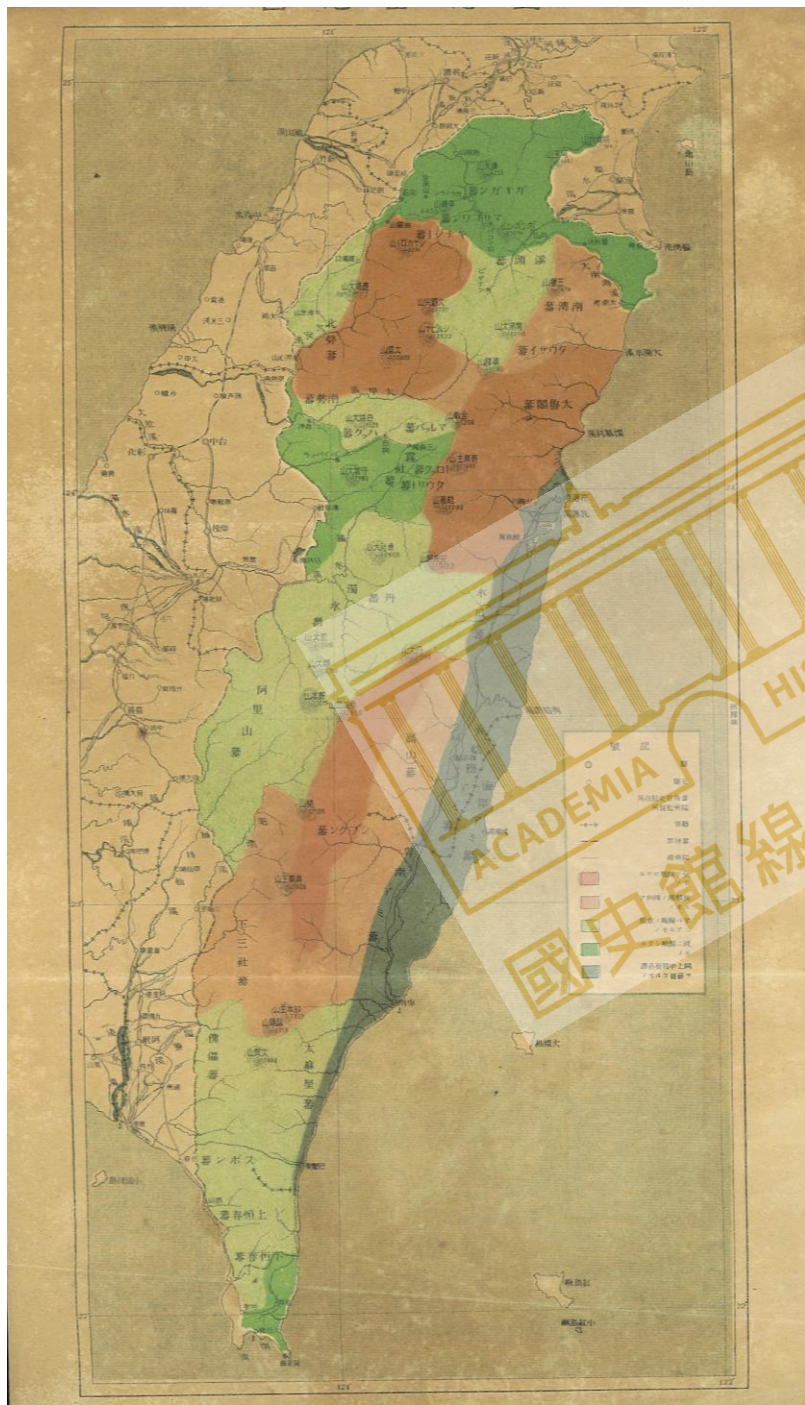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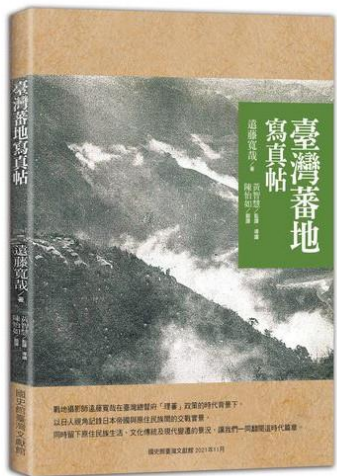
南澳蕃的第一美女



文明開化的蕃人夫婦，名字叫青山勇以及やぶん(Yabun)



ラハオ (Rahaw) 社婦人搗小米之一景。



Gogan群介紹

- 1915年出版的「臨時舊慣調査會」編纂《蕃族慣習調査報告書》記錄
19社，戶數374戶，人口2187人。依據1912年（大正元年）所做首次番社戶口統計。
- Gogan群依河川較大的主流，又可分成**右岸**和**左岸**的部落群。
- **右岸**從北往南為：Sbnaw(スブナウ社)，Tkasan(タカサン社)，Hagay(ハカイ社)，Qara(カラ社)，Ibaw(イバウ社)，Bsyal(プシヤ社)，Balung(バロン社)，Pyasan(ピヤサン社)，Kulu(クル社)。
- **左岸**則從北到南的分布為：Piyaway(ビヤワイ社)，Kwilan(カヲイラン社)，Suruw(ソロ社)，Btwan nokan(ブトノカン社)，Sarut(サルツ社)，Zihing(エヘン社)，Tgliq(テリーリック社)，Hkawan(ハカワン社)，Ngurus(コロス社)，Krahu(カラホ社)。
- Gogan群泰雅人是雄踞臺灣中部以北深山區域最大的部落群，對總督府來說，實在是「莫測高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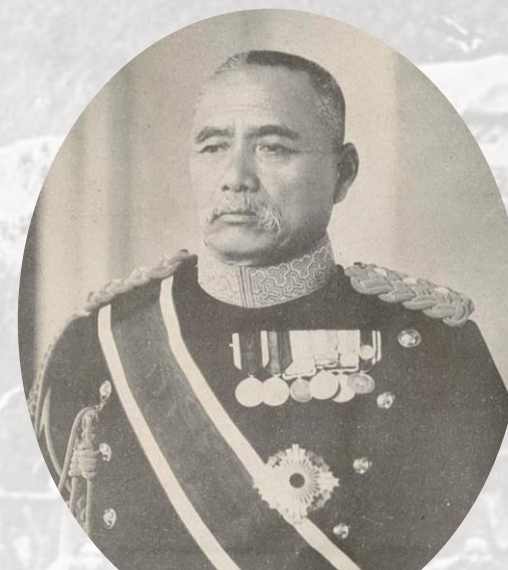
四、故事的主角們 - 日本人



遠藤寬哉
民間寫真師



大津麟平
蕃務總長 Gogan 戰役總指揮官



佐久間左馬太
第五任臺灣總督



奧村信猛
第一守備隊
陸軍步兵上校



中間市之助
通譯、獨立行動隊隊長，和談主事者

五、Gogan戰役始末by遠藤寫真帖

第一冊 《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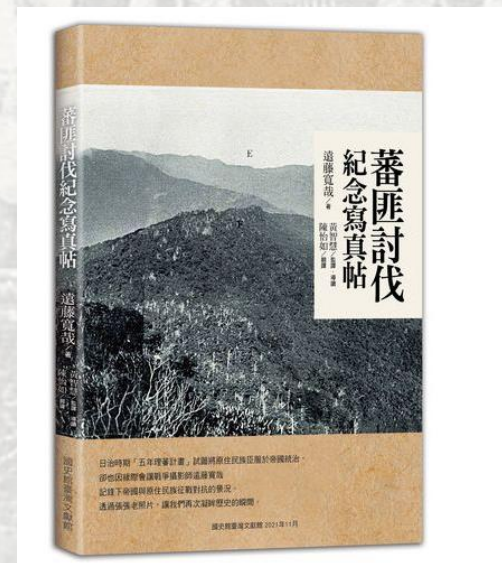
宜蘭戰線124幅、桃園戰線20幅、新竹戰線23幅，加上收拾戰局10幅，總共177幅的寫真。

日本方：警察（警部、巡查、隘勇）、軍隊（士兵、將官）及後勤工班（隘勇、築路工兵、補給）等人所處的險惡環境，犧牲受傷之處。

行進、住屯、開鑿道路、醫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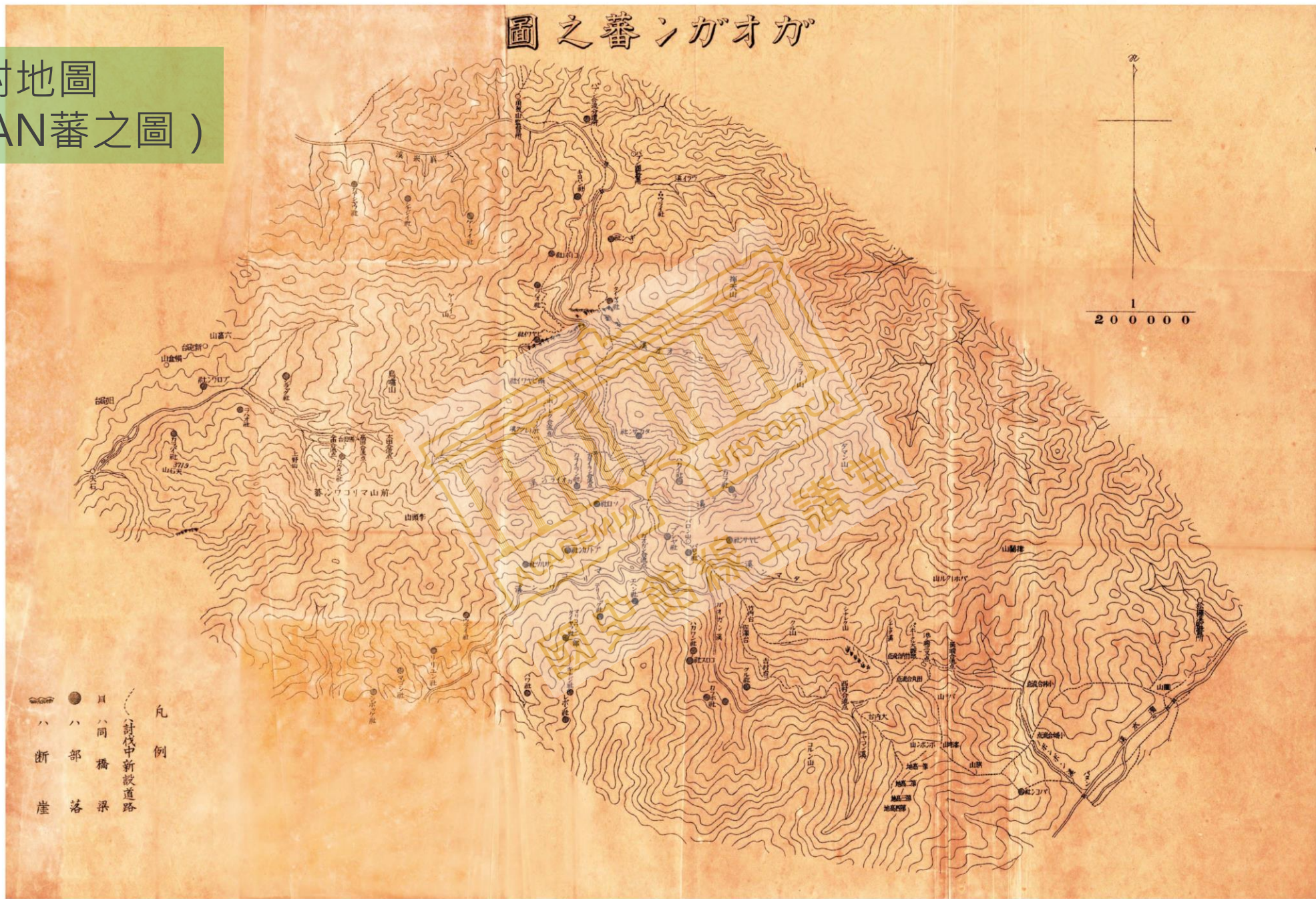
最激烈交戰的前線掩堡、砲台、鐵網、橋樑、電信、補給等戰爭設施。

雙方和談模樣及偶而喘息的休假日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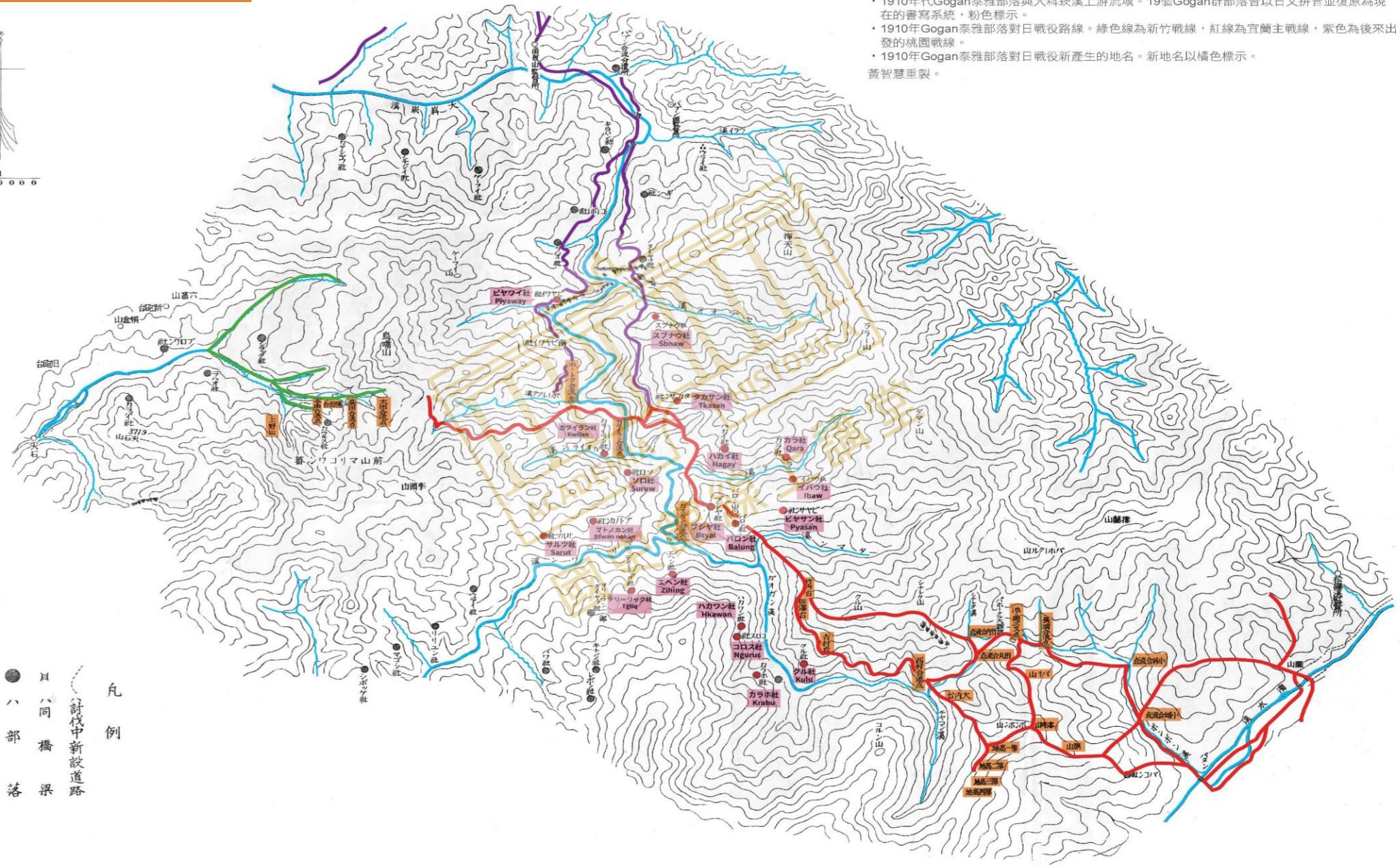


圖之蕃ンガオカ

原書所附地圖
(GOGAN蕃之圖)



戰線推進圖重製



Gogan泰雅部落圖

- 1910年代Gogan泰雅部落與大嵙崁溪上游流域。19個Gogan群部落皆以日文拼音並復原為現在的書寫系統，粉色標示。
 - 1910年Gogan泰雅部落對日戰役路線。綠色線為新竹戰線，紅線為宜蘭主戰線，紫色為後來出發的桃園戰線。
 - 1910年Gogan泰雅部落對日戰役新產生的地名。新地名以橘色標示。
- 黃智慧重製。

- 凡例
- 討伐中新設道路
 - 同橋
 - 部落
 - 斷崖

Gogan戰役始末 ①

- 起因、衝突、和談、終結、代價

二條導火線：首先是1910年初（1月29日）半夜時分，突然有Gogan群（一半是Knaji群）33人，翻越隘勇防線，過河偷襲位於平地的宜蘭九芎湖蕃務官吏駐在所，一舉殺警與其家族包括妻兒（含嬰兒）造成9人死亡。當局大為震驚，全力追捕，後來查出是Krahu部落副頭目帶領所為，然其部落位處隘勇線之外，所謂「界外」之地，也無可奈何。

- 1910年4月初，因為宜蘭廳道路工程隊開修從宜蘭圓山到大同鄉南山間道路，就在圓山附近，突遭原民30多人來襲，隘勇與工人7名當場斃命，日方退卻之後，翌日仍有日警在途中遭到狙擊重傷。調查結果是Gogan群Tglig部落所為，似為擾亂道路工程，也有警告意味，但也一樣，襲擊者逃逸無蹤，追捕無效。

- 這二起事件使得日本針對Gogan群泰雅人長久以來的疑慮，得到征討的名義。背後有周邊條件的配合，此即，附近的大崙崁前山部落群與溪頭群、南澳群都經過艱苦征戰，大致歸順，可得其助力，接下來可集中對付Gogan群。到底原因是什麼，為何要大舉偷襲這個平日只有3名警員家族及數名隘勇的駐在所，滅首其中日本警官，甚至3名幼兒都殺，日方百思不解。《理蕃誌稿》記載只知是誰做的，沒有交代原因。《臺北州理蕃誌》原因有查，來襲者似乎誤殺了對象。

Gogan戰役始末 ②

- 起因、衝突、和談、終結、代價

這場對Gogan群戰役，為總督府經過審慎評估，策劃縝密的結果。

- 為此，還召集了**台北、新竹、桃園、宜蘭**4位廳長（也是戰鬥的前進隊長）共同商議，由各廳長擔任前進指揮官，各廳的警力部隊加上招募更多的隘勇與道路工人組成前進隊伍。
- 由於考慮Gogan群向來與新竹的Mrqwang群與Knaji群系出同源，常有攻守同盟的結合，勢力可畏。為了先牽制這二群聯合，**1910年討伐Gogan的整體計畫**，是先從新竹出動討伐隊，**5月5日**先整隊出發，從油羅山方面推進隘勇線，往內灣溪上流前進。
- 這個前進立即遭遇到來自這二群的突襲與對抗，在艱困中前進，前後達**7次**進攻計畫，才達到目的，佔領了田勝臺等重要戰略位置，從左側壓制Gogan群的各部落。
- **主戰線則是從宜蘭廳警力組成的前進隊，大本營設於圓山。**
- 編制**6大部隊**，加上隘勇、工人等上千人，從**5月22日**凌晨3點開始行動，上溯濁水溪，攀登芄芄山，意欲奪取要地，設置高地砲台，從右側予以砲火威嚇。
- 然而，這一來自宜蘭的隊伍打從開始，就遭遇到地形地勢與天候的大挑戰，初夏之後，梅雨加上颱風，在尚無道路的高山峻嶺之間，寸步難行，補給困難。
- 進行不久之後，情資得知Gogan群大集結，分為大崙崁溪上游的**右岸**與**左岸**（含部分Mrqwang群），各就攻守位置，預備糧草彈藥，雙方大會戰勢不可免。

Gogan戰役始末 ③

- 起因、衝突、和談、終結、代價

宜蘭廳圓山大本營評估敵我勢力，深知不妙，6月上旬緊急先向總督府請求軍隊支援，獲得總督府派遣台北駐國的**第一守備聯隊、砲兵及實習警察**，約有500人員與精良武器趕往宜蘭馳援。確實，在軍隊趕到之前，6月上旬只靠**宜蘭廳警力隊伍，連喫敗仗。**

- 泰雅人憑藉地形地勢，精準又猛烈的砲火使得宜蘭隊伍前線受阻，後方又被截斷補給，工人與原本協力的溪頭群逃兵四散，前線呈現彈盡援絕的狀態。對陣時，**雙方都有「諜對諜」情報戰，且打且談，互探虛實。**甚至等6月中旬援軍重砲部隊抵達，一時也無法適應戰場，軍隊陷入苦戰，傷亡犧牲慘重。
- 宜蘭戰線一直持續糾纏，打到8月底，日方佔領了復興尖山高地，並進軍到巴稜山鞍部，新竹戰線方面也攻佔鳥嘴山與李嶼山鞍部，**此時來自左右雙方夾擊，不斷地在制高點，以大砲轟擊示威，戰局才開始扭轉，雙方逐漸轉為鬥智談和。**
- 而桃園方面一條前線，本來大崙崁前山群Msbtunux數年前經激戰打過而歸順，故此線乃是道路建築工事，雖然斷崖險峻，行進極為困難，但並無戰事。
- **桃園前進隊**在戰局抵定後，**9月才出發**，下旬即與從宜蘭與新竹推進的戰線與道路工程隊，**三方在Tksan部落（現在的上高義）附近會合**，日方首度推進到大崙崁溪上游深山地區。
- 此後，**數度和談、招撫、協商，並帶族人到台北觀光等手段來溝通**，使對手願意放棄武力對抗的想法。這場戰役也一直到了11月底，宜蘭、新竹、桃園三前進隊伍陸續解編，才算整體結束。

掩堡 (I)



位在漆崎山上我軍的掩堡（橫放在樹木間者為我軍占領後所建堡壘，在中隔處吊空瓶乃為預先察知敵人接近所設）。



利用在シナレク (Snariq) 山的敵蕃舊掩堡之我方步哨。

掩堡 (I)



利用在シナレク (Snariq) 山の敵蕃舊掩堡之我方散兵 (蹲坐在行軍路上者為警察隊員)。



在ボンボン(Bungbung)溪建造的前進隊掩堡。

砲台 (I)



十月六日、山砲隊砲撃カウギス (Quwis) 社之景況。



位於バロン (Bafung)
山頂の我方砲兵陣地。



位在ボンボン (Bungbung) 山頂の砲兵陣地 (正在砲擊蕃社)。



在佐澤臺的山砲兵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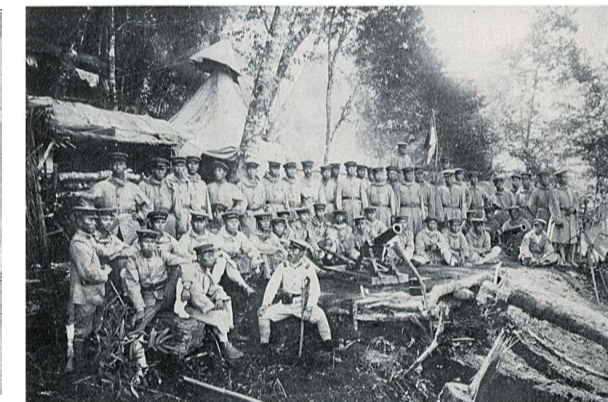
ボンボン (Bungbung) 山第一高地砲兵陣地对カラホ (Krahu) 社之射撃。



山砲隊在野外維修之一景。



位於パラ (Para) 山の山砲兵陣地。
在シナレク (Snariq) 山頂正對敵營進行射擊。



位於クル (Kulu) 社佐澤臺、獨立重砲兵小隊の陣地。

運送大砲、補給 (I) (II)



在シナレク (Snariq)
山腰陣地搬運飲用水的情況 (在陡峭的地形無法使用挑桶，只得應用竹筒)。



在ボンボン (Bungbung)
山周邊輸送物資景。



討伐ガオガン(Gogan)蕃時，警察砲隊在シナレグ
(Snariq)山急傾斜處搬運三吋野戰砲的實際狀況。



攻擊シナレク (Snariq) 山之際，
宮崎山砲隊進入陣地時之模樣 (遮蔽在大森林底
下，雖是白晝也顯得昏暗)。

砲台 (II)



山鈴木警部砲隊長所率領的新竹廳北勢蕃討伐隊大克山砲隊。照片中的五十口徑俄式海軍三吋速射砲，為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戰爭時所繳獲，最長射擊距離有九千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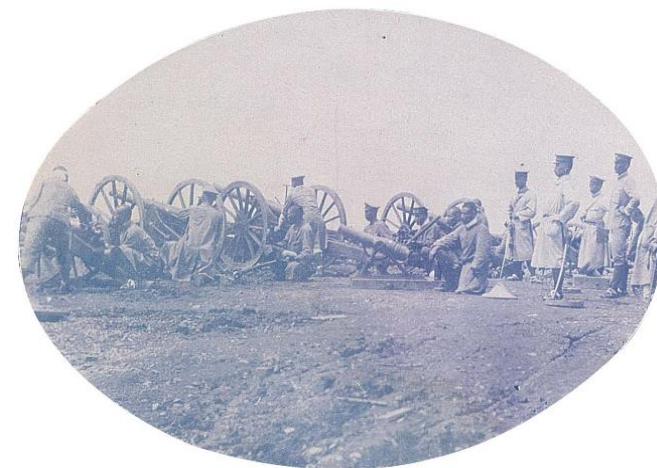
同一次行動中，臺中隊萱原砲陣地，砲隊長為山縣警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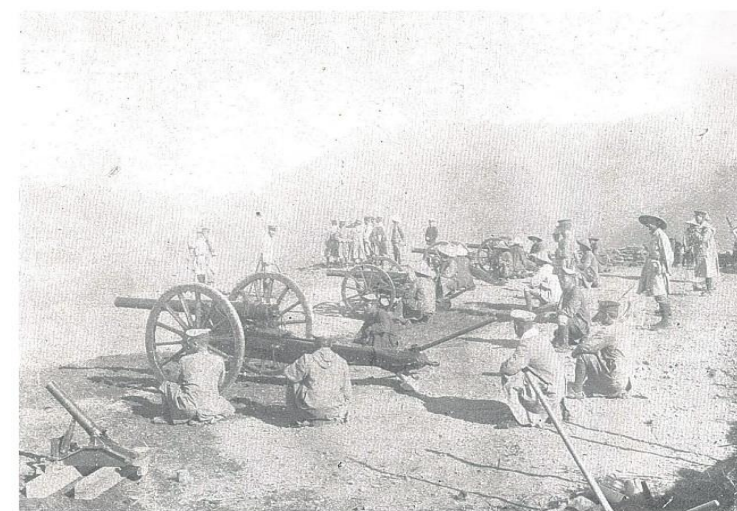
新竹廳北勢蕃討伐隊在濃霧中砲擊敵蕃。因敵蕃出沒於久保山的兩側，持續抵抗，所以我軍在久保山的砲台預先瞄準射擊方向，即使是雨天或濃霧也能砲擊敵蕃。



討伐ガオガン(Gogan)蕃時，前進隊員在ボンボン(Bungbung)山最高點，以迫擊砲攻擊敵蕃。



新竹廳太田山砲台。



從バロン(Balung)山頂準備砲轟遠處のマリコワン(Mrqwang)蕃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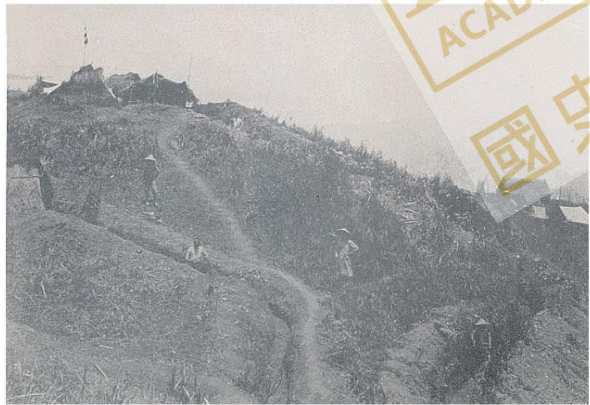
激戰地 (I) (II)



漆崎山古戰場。



明治四十二年八月，在桃園廳六畜山最高處與次高處之間較部。此處為左右兩翼部隊連絡地點。左方森林處有蕃人潛伏在內，激烈反抗，連續應戰十幾天都不撤退。



明治四十年五月發起行動，目標為佔領桃園廳枕頭山。由於此役蕃人反抗最為猛烈，我方部隊損失慘重，因此我方於交通要地構築坑道，並以坑道搬運物資。照片一。



明治四十二年八月，在桃園廳六畜山最高地的突角。敵蕃徹底據守森林的岩窟內，激戰了10數日都不願撤退。槍砲子彈從他們的頭上擦過，樹枝飛散，因此樹木看起來是沒有樹枝的狀態。被打到的樹木片彈痕累累，木片宛如竹刷，可以想像當時戰況是多麼地激烈。(英文寫20~30日)

Gogan戰役始末 ④

- 起因、衝突、和談、終結、代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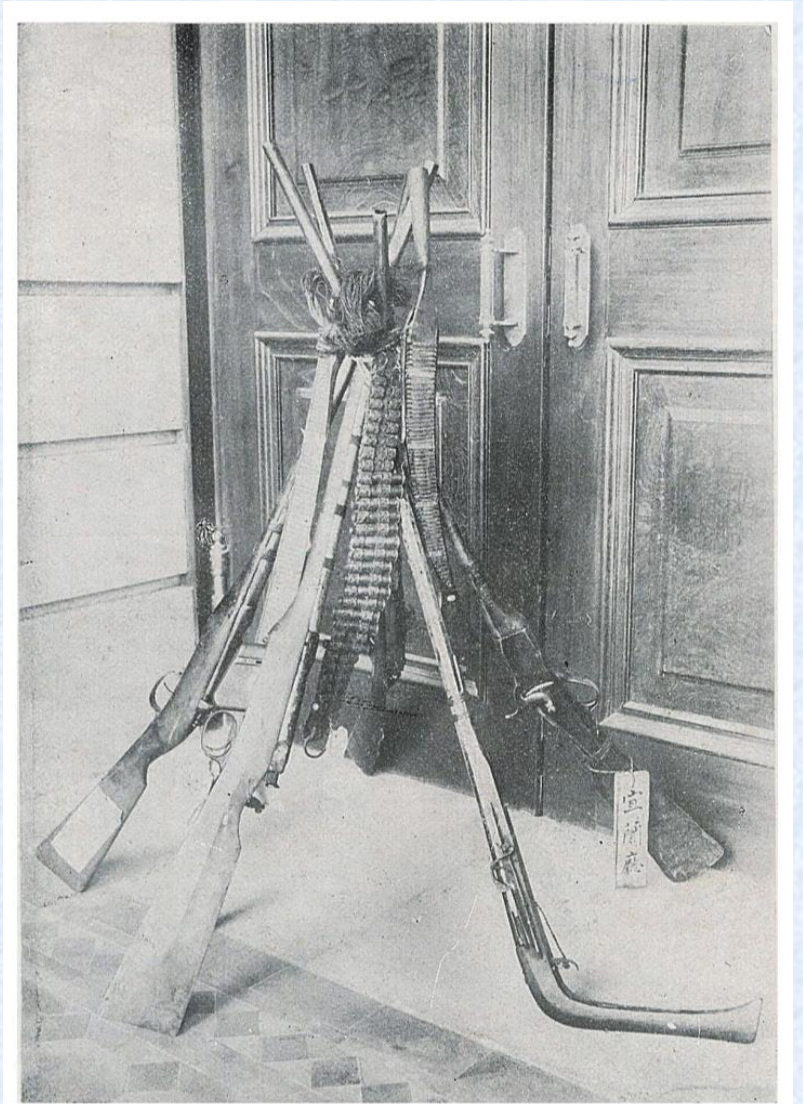
戰爭的勝敗得失：

- 當年史料中，只知三線合計，當場日方人命戰死傷損失461名（陣亡者149人，軍官士兵佔79人），各類傷病者（以瘧疾、消化器及槍傷外傷最多）統計高達7,872人次。
- 從這個數字來看，對手加起來頂多上千人泰雅勇士，其死傷數字不明。而從前述大正元年的人口統計仍有2千多人來看，推想不是太多。
- **押收的槍器**：毛瑟單發槍335，毛瑟五連發槍221，村田槍107，村田獵槍29，史耐德槍53，雷明頓槍97，火繩槍240，管打槍3，其他25，**合計1,100具槍器**。

在大津麟平的政策大方針下，在1910年總督府從原住民族繳收了2千挺，1911年達4500多挺槍械。從1902-1929年之間，合計28,492挺槍械。



生蕃所使用的武器（臺北博物館所藏）。照片右邊的像釣鉤的木棒為シナレク（Snariq）山林戰鬥時，敵蕃為了在樹叢中從我方戰死者身上奪取裝備而特製之物。



生蕃所使用的武器（臺北博物館所藏）。蕃人使用的武器大約有此五種，吊掛物為其蕃刀與彈藥匣。

受傷、醫護、陣亡 (I) (II)



推進李嶼山方面時，中彈負傷患者的後送情形。



位於旗山的遺骨安置所內部景況（大箱內還有小箱）。



宜蘭方面傷病患者抵達臺北之光景。



在オライ（Ulay）溪搭橋工程中，失足跌落河川死亡已故高橋軍曹及橋爪一等兵之喪禮。



新竹廳濱野山的險路。照片左方的山壁陡峭無法開路，因此架梯攀爬，濱野分遣隊長在此負傷。

和談的場面



在佐澤臺警察獨立部隊長中間警部的允許下，前來會面的テエリツク (Tgliqu) 社及プトノカン (Btwan Nokan) 社兩位頭目與蕃丁一行人。

通譯的場面



在シナレク (Snariq) 溪的田丸合流點，
由警察單獨行動部隊長中間警部所管理歸順的屈尺蕃人。

歸順 (I)



歸順的ラハオ (Rahaw) 部落蕃人。



歸順的ガオガン (Gogan) 蕃從臺北觀光回來時，於角板山用晚餐。

和談之後



タカサン (Tksan) 社婦人紡織作業。



在天長節，來パロン (Balung) 山守備隊一遊のパロン (Balung) 社歸順者之凱旋舞。



ラハオ (Rahaw) 社婦人織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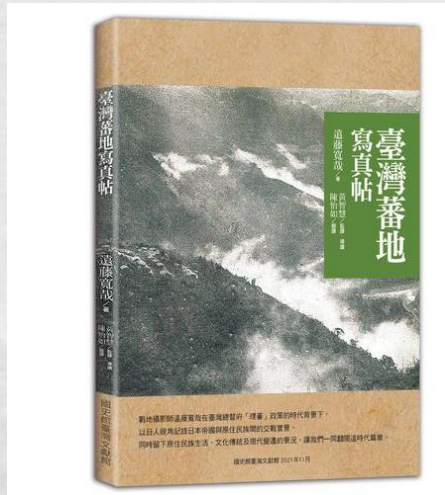


在天長節，於パロン (Balung) 山營地士兵們摔角娛樂。

遠藤寫真帖

第二冊『台灣蕃地寫真帖』

寫真帖173幅：這些寫真作品的內容大致可分成二大類，正好各佔一半的數量。第一類80多幅是「理蕃」戰役最前線所見的嚴酷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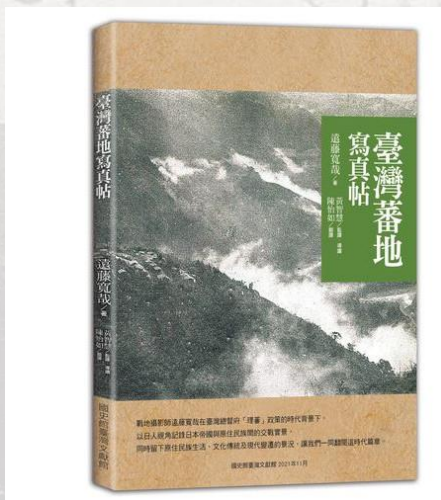
第一類80多幅

- ①1907年插天山、獅仔頭山泰雅族戰役
- ②1908年南澳泰雅族戰役
- ③1910年對Gogan泰雅族戰役
- ④1907年對枕頭山泰雅族的戰役
- ⑤1909年桃園六畜山、內灣對泰雅族人的戰役
- ⑥新竹內灣、尖石、苗栗鹿場泰雅族的戰役
- ⑦1911年對新竹李嶼山泰雅族的戰役
- ⑧1912年對苗栗、台中北勢溪、南投北港溪上游白姑大山泰雅族的戰役
- ⑨最後，東部1908年花蓮七腳川戰役

四、遠藤寫真帖

【第二類】，第二類也佔80多幅，表現理蕃事業的溫和面向。

包含：各式教育、原住民個人樣貌、族群風俗民情以及日本官員來到原民區域的巡視、地形地貌、移民、交易所等的景象。包括：各類教育，語言及農事、織布、燒陶等技術教育的照片，還有官員巡視山地的相片，尤其是高達8幅佐久間左馬太總督，以及5幅內田嘉吉民政長官（按：相當於今日行政院長）與其他的地方廳長與軍警官員跋山涉水在各地巡視的照片，最後在新高山（按：即玉山）與阿里山巡視之後，將近40張寫真呈現臺灣原住民8個族群（泰雅、阿美、布農、鄒、排灣、魯凱、卑南、雅美/達悟）的生活樣貌，加上前述2張邵族在日月潭的生活則是9個族群。



歸順－第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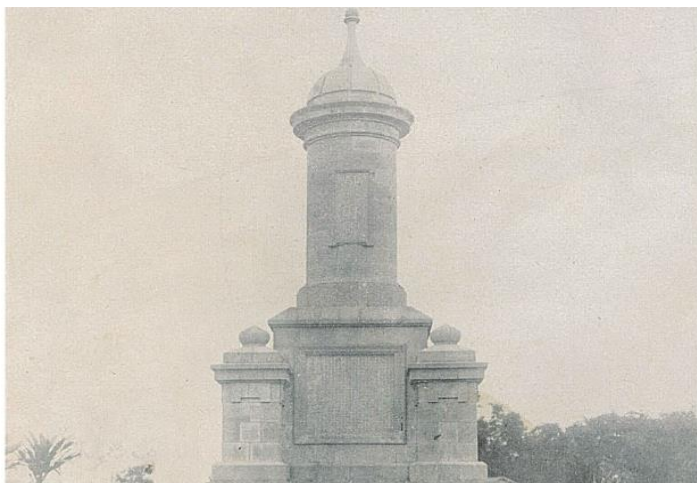
收容臺中廳白毛台的歸順蕃人。



同年五月，蕃人終於降向我方前進隊，舉行該蕃(大南澳蕃)歸順儀式。



圓山的前進隊員與歸順的南澳蕃人。



宜蘭廳下蕃人歸順後繳交全部首級(頭骨)合葬的人頭塚。



左岸ガオガン(Gogan)蕃歸順後繳交槍械的情形。



討伐ガオガン(Gogan)蕃時，敵蕃終於投降。在 Baron (Balung) 山前進部本部，大津蕃務總長舉行槍械繳納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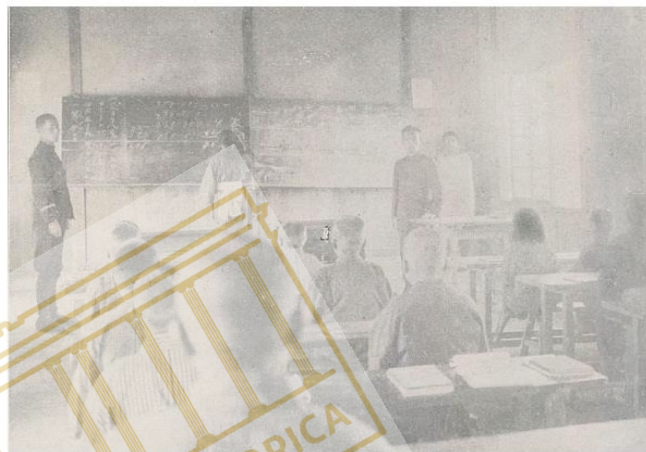
教育 (II)



內地人職工在同傳授所教導兒童們製作木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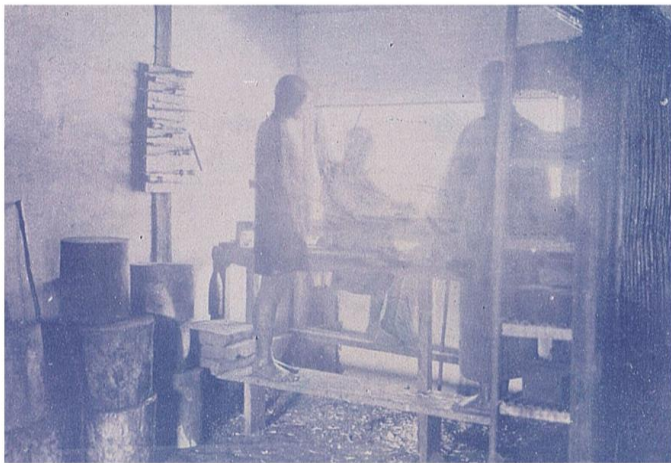
轆轤工廠內的材料。



數學課及國語課。
Lessons of mathematics and Japanese language.



桃園廳角板山的蕃產物品交換所。照片中央圓形物為投草，左邊為獸皮及麻，其他為果實、編織品。於角板山，對歸順兒童進行授課，提高教育。



蕃童在角板山生產技術傳授所進行轆轤作業。



僧侶給兒童上修身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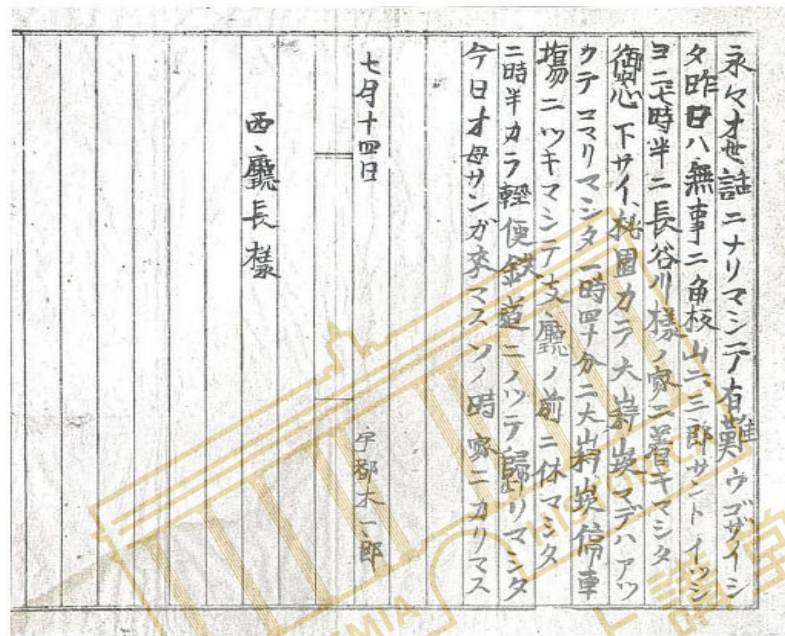


蕃童教育所的歌唱課。

教育 (II)



照片中為就讀桃園小學校的優秀少年，由西桃園廳長取名為宇都木一郎。此信為他今年夏天回到蕃社時，寫給廳長的感謝信。



永々お世話ニナリマシテ有難クバライシ
夕昨日ハ無事ニ角板山ニ三郎サントイッ
ヨ二時半ニ長谷川様ノ家ニ着キマシタ
御心下サイ桃園カテ大料坎マデハア
クテニマリマシタ一時四十分ニ大山料坎停車場
場ニツキマシテ支廳ノ前ニ休マシタ
二時半カラ輕便鐵道ニノツテ歸リマシタ
今日オ母サンガ來マシタノ時家ニカリマス

七月十四日
宇都木一郎

西廳長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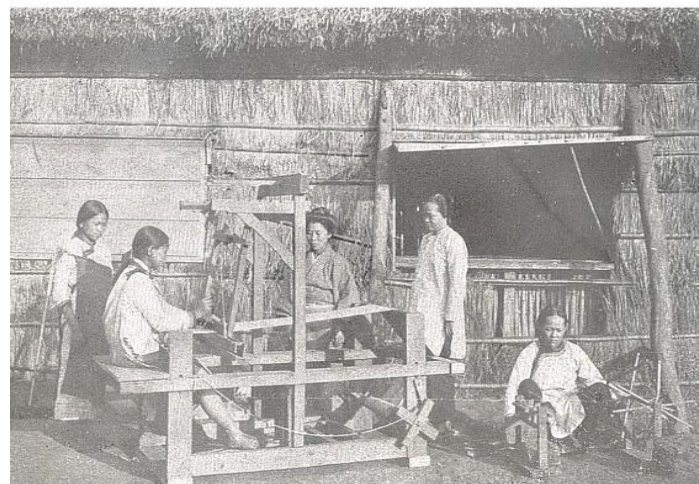
七月十四日

宇都木一郎

西廳長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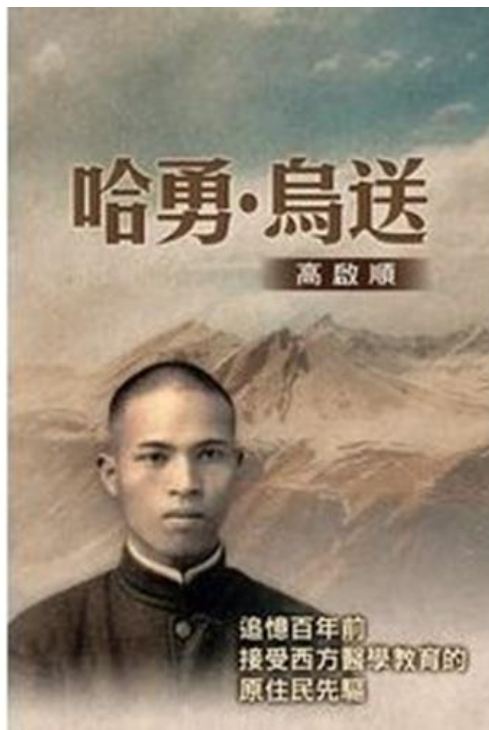
蕃童與他們住的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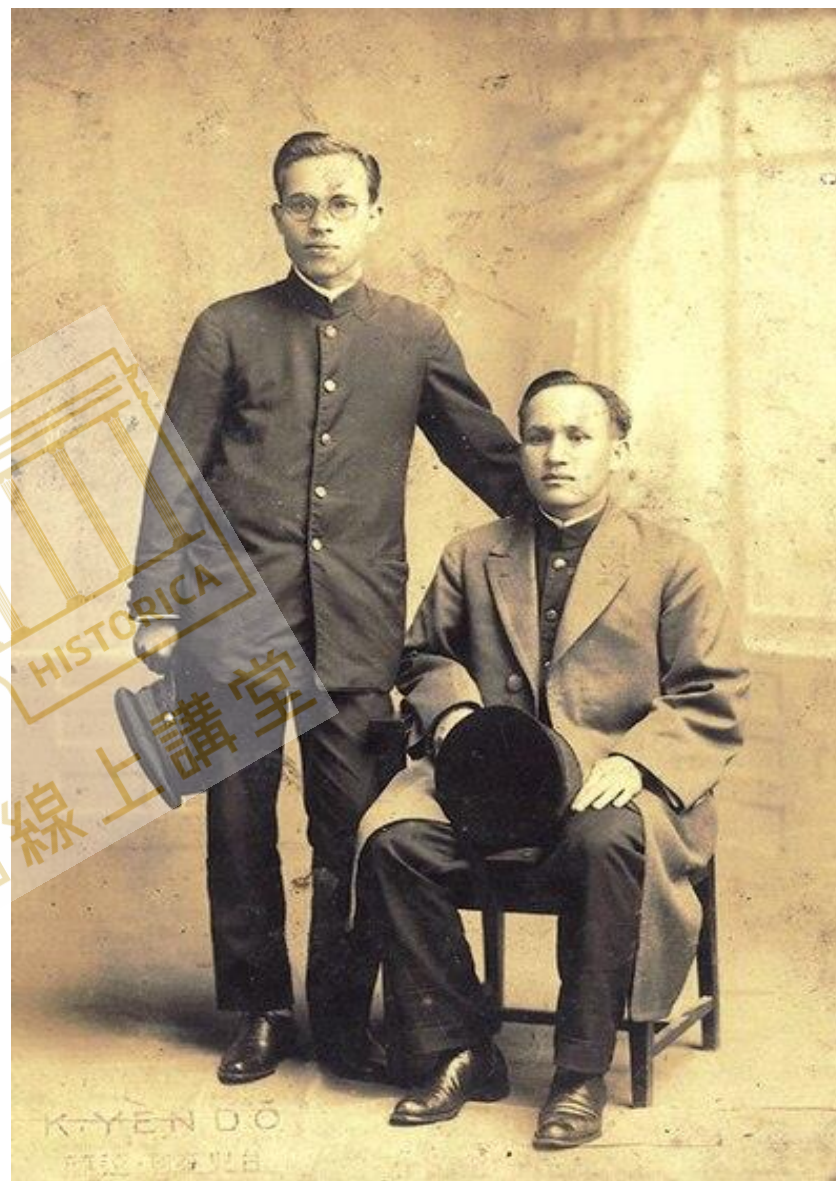
教授婦人及少女織布。

Hayung · Usung 宇都木一郎 高啟順

生於1900年，哈勇·烏送，出生於大溪詩朗部落，逝於1960年。關於宇都木一郎事蹟在戰前《理蕃之友》或警察協會刊物有報導。



哈勇·烏送 2019《哈勇·烏送--高啟順》，
出版社：證主圖書中心



1920臺灣原住民泰雅族領袖樂信·瓦旦（林瑞昌）與哈勇·烏送（高啟順）

本照片來自維基共享資源

http://163.29.212.20/tycca/xmbs/browse_detail.jspa?xml_id=cca100033-hp-20041221-tyhp0013&null#

農業 (II)



種植花生。
Cultivating ground-nuts.



蕃人在桃園廳角板山拾旱稻穗、摘旱稻穗，蕃名稱爲コーレー(quri)。



在桃園廳角板山，教授歸順蕃人農業。相片爲正在進行開墾作業的模樣。



柑橘園除草。



播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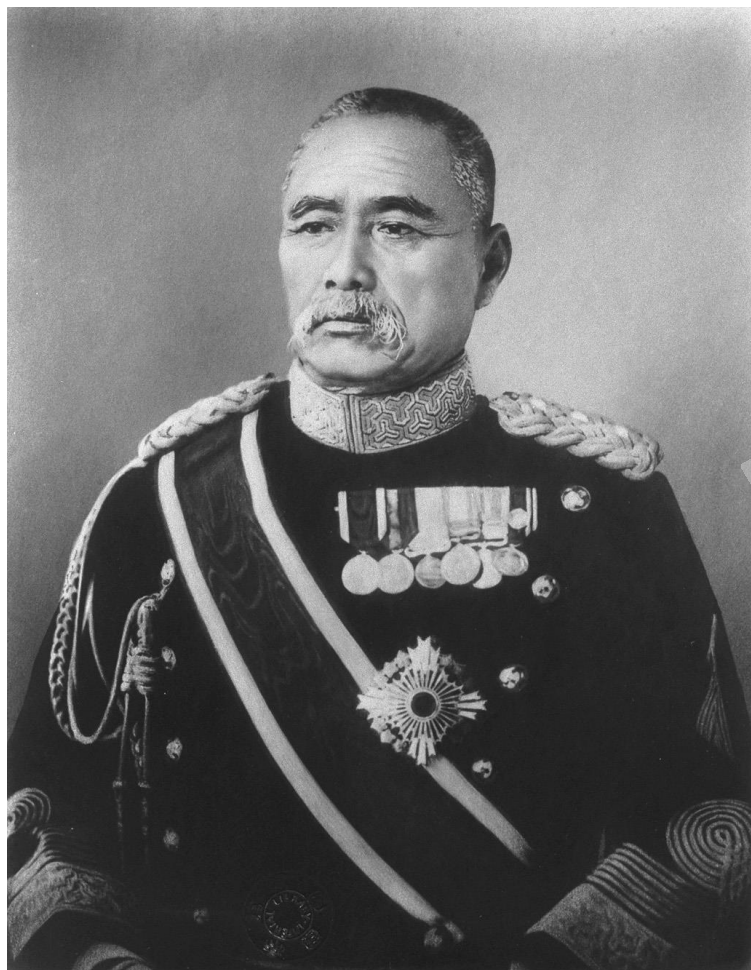
利用水牛耕作。

Sakuma

Samata

佐久間 左馬太

(1844-1915)



佐久間左馬太任臺灣總督近十年，影響深遠，卻研究甚少。他出生於山口縣，舊長州藩下級武士出身，參與倒幕戰爭，在明治維新時期崛起。曾於1874年隨西鄉從道出兵到臺灣南部，參與跟排灣族的作戰。甲午戰爭後，他有很長一段時間擔任仙臺守備司令，也擔任過近衛師團長，受到明治天皇信賴。62歲時，以武將來說，是退休之年，卻受命擔任臺灣第五任總督，接續前任總督兒玉源太郎的工作，尤其他對理蕃工作極為重視。



佐久間總督到任時，全台有600多個部落，大致分為北蕃（泰雅、賽夏），其他族群泛稱為南蕃，出草最多的是泰雅族與布農族的區域，每年有數百名警衛、隘勇、腦丁及其家屬喪命，並且擁有許多槍枝。這些槍枝原本就從平地人手中得來，若不能掌控槍枝，也無法讓平地人抵抗運動絕跡。

佐久間到任後，1909年大津所提出的「五年理蕃計畫」，以壓迫先行，戰火之後隨即導入綏撫教化政策，這二者都需要龐大的經費支持。1910年把理蕃行政從「警察本署」分開，設立專職「蕃務本署」，由大津麟平出任。佐久間總督特別上京去說服國會財政支援，遭到內閣拒絕，原本並不被看好，由於明治天皇對他的信任而轉變。

五年理蕃計畫 — 佐久間左馬太的心志



佐久間總督巡視嘉義廳阿里山時，於楠梓腳萬社公館，接見同社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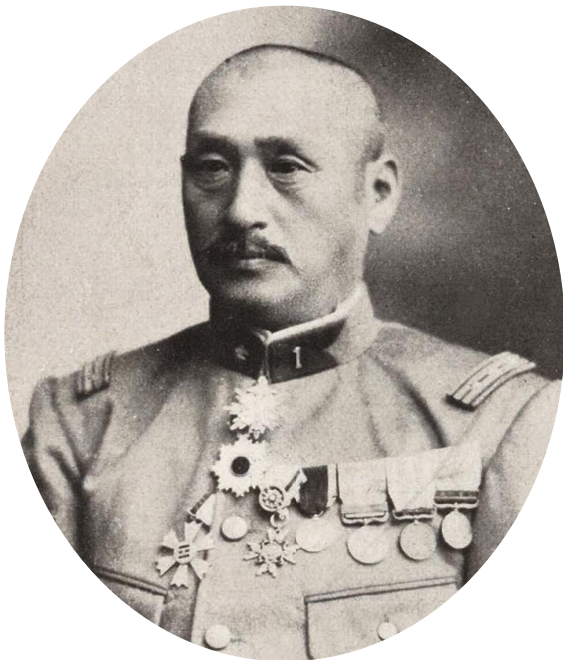
明治四十三年二月，佐久間總督巡視蕃地，並於臺北廳リモガン(Limogan)發表訓示。



明治四十五年春天討伐新竹廳北勢蕃時，三月二十七日早上，在大克山司令部前之合影。照片中央坐者為佐久間總督閣下，中列右起第一為江口副長，第二為家永新竹前進隊長，第三為加福警視，第四為隱明寺副官，第五為宮本參謀長，第六為高塚代理指揮官。



明治四十五年春天，佐久間總督閣下巡視蕃界時，於宜蘭廳ボンボン(Bungbung)山最高處攝影。從右三開始為小松廳長、佐久間總督、大津蕃務總長、隱明寺副官、高屋秘書。



奧村信猛 (1905~不詳)

臺灣守備步兵第一聯隊長奧村信猛。

奧村出身於石川縣，原為江戶幕府第一大藩屬「加賀藩」（前田家）。他不只是一介武夫，還熟稔德語，研究兵書。在東京時，便曾翻譯出版當時歐陸新興強權，普魯士軍隊的治軍著作。

奧村在簡短序文中，並無喜色，以「在瘴煙蠻雨中，付出了重大犧牲，總算達成大目的。」數語道出這位身經百戰的軍官的感受。

他形容交戰對手「獐猛兇惡」，但也尊重對手：「視馘首為其唯一的生命道德」，理解對手並非可恨或人格低下的犯罪對象。

岡野才太郎 (1873-1935)

岡野是一位日治時期在台灣工作的中階警員，出身東京，1906年來台，曾在總督府擔任警察，後轉任蕃務本署理蕃課。他撰寫了厚達9百頁的《蕃務要領》（1912年），詳述戰場內的警察升遷進退之規定和法令，他在本書內以九族分類來介紹各族群風俗，也清楚認知馘首習俗。1920年擔任台北市南警察署長，因處理學生衝突事件辭職返日。1923年考上律師，再度來台，發起「台北愛市會」。他著有多部作品，在法律實務中對原住民身份及法律地位進行研究，堪稱先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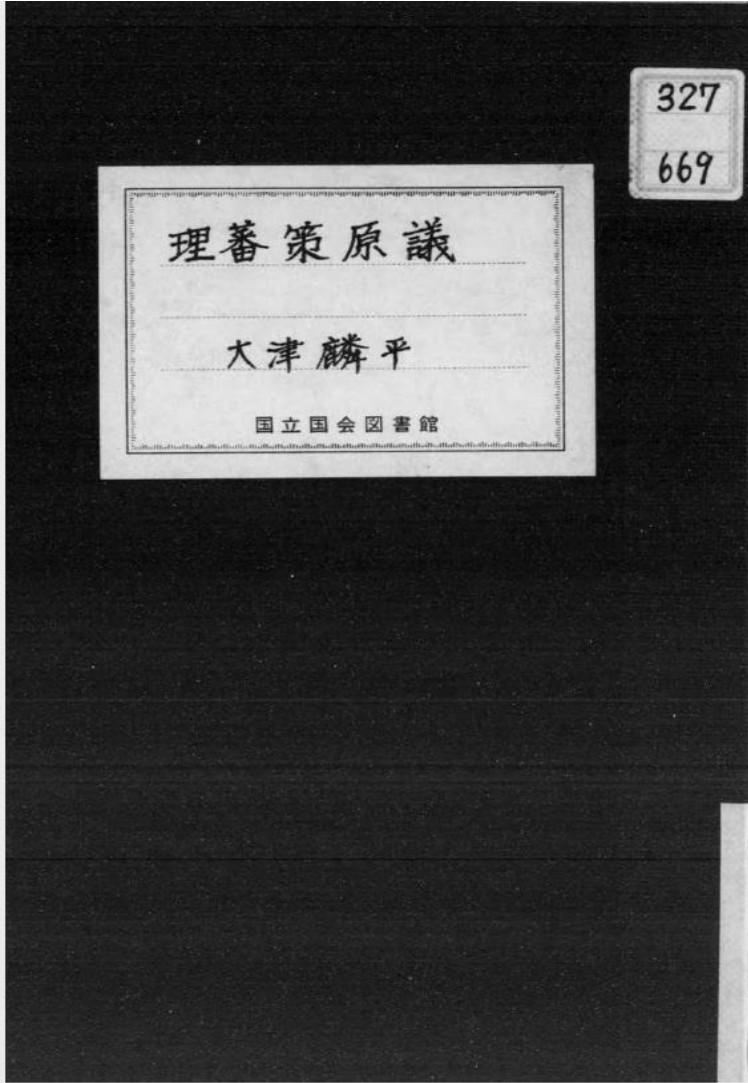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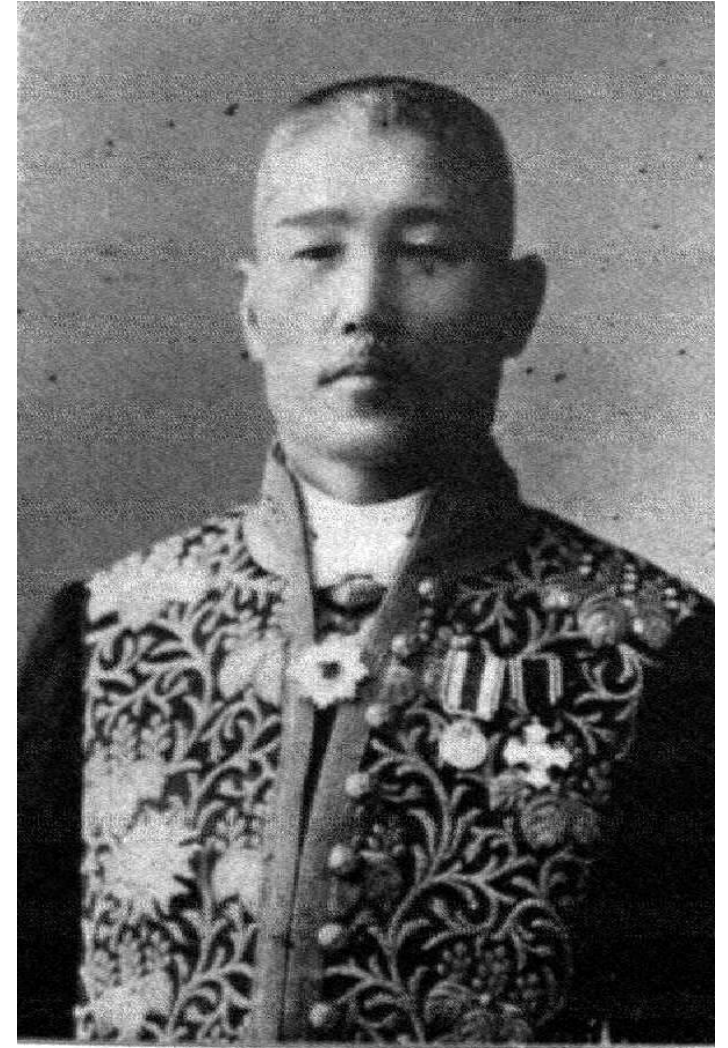
岡野才太郎 1912 《蕃務要領》

Otu

Rinpei

大津 麟平 (1865-1939)

大津麟平總長：討伐的目的不是殲滅，而是壓迫；戰爭的結束，日方舉行所謂「歸順式」，就是畫底線在於繳交槍枝，不再出草。大津麟平理解槍械並非原住民的殺人武器，而是狩獵文化所需，所以他設計只要繳出接受管理，之後由日方統籌彈藥，狩獵時控管槍械，就不至於走到武力對抗的地步。原住民狩獵所需也受到保障，官方提供安定的彈藥來源，狩獵文化得以延續。在此大方針下，在1910年繳收了2千挺，1911年達4500多挺槍械，從1902-1929年之間，合計28,492挺槍械。



大津麟平 1914 《理蕃策原議》，出版: 巖手縣大津麟平

大津認為理蕃政策的方法既不是所謂「威壓」，也不是「懷柔」，這二者實驗多次，結果都是反覆失敗；而是在於很具體的槍械收押政策，為第一階段的明確目標。

大津認為跟部落開始談好條件，或武力討伐之後，緊接著要做和平方法更為細緻，包含了7項重點：授產、教育、布教、物品交換、醫療、觀光與警察保護。

大津憂慮的是總督府搞錯了方向，把討伐當成「蕃務本署」的主要任務，他直言，「理蕃事業」豈不是變成了「討蕃事業」？他在書中嚴重地警告，不可把「討伐」當成重點，這將成為「聖代之污點」，意思即為日本國家的污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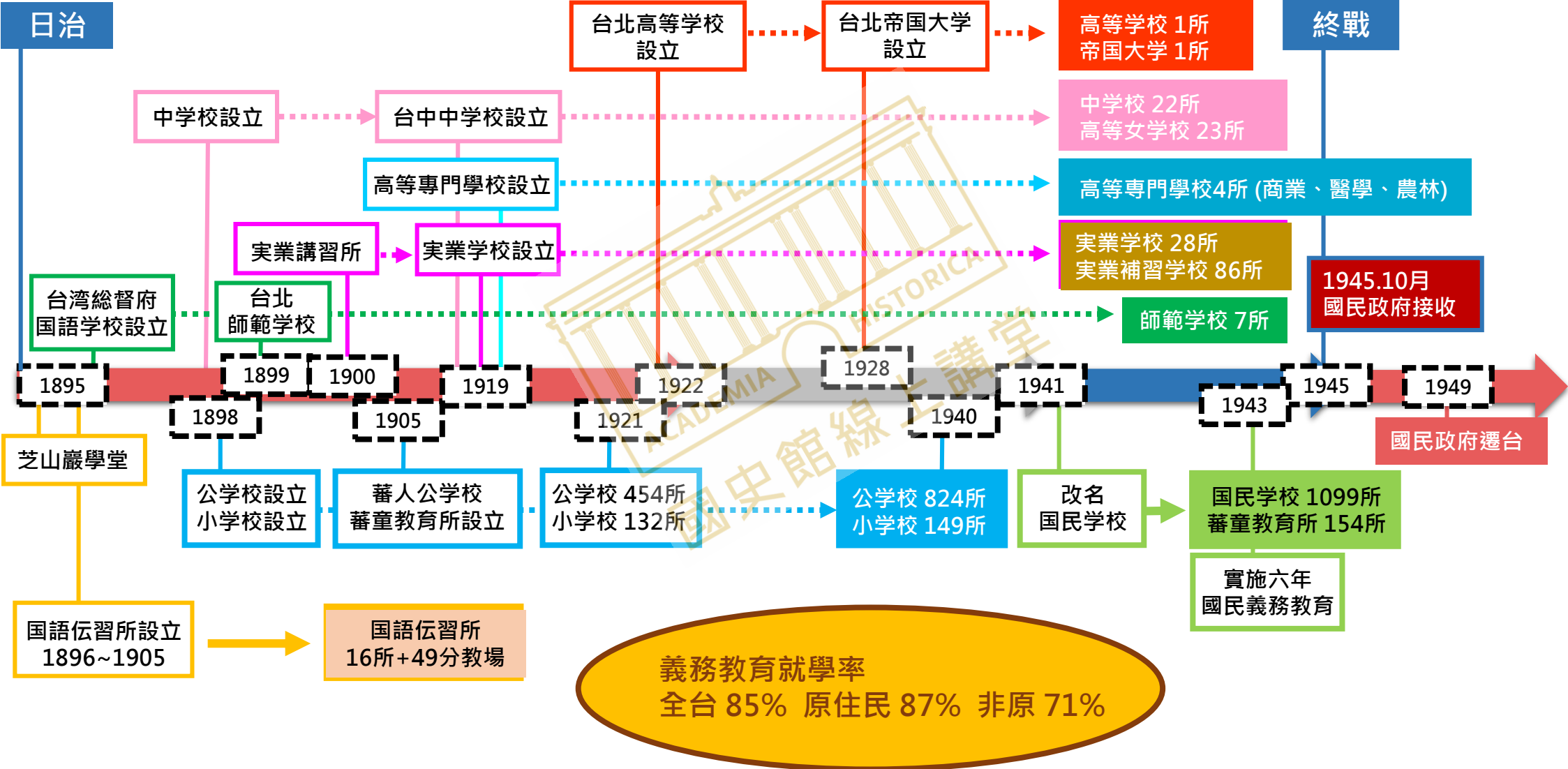
大津麟平只做到大正元年（1912），其後的五年計畫戰爭，他被免官，非他所能主控。「五年計畫」的總經費當時高達1,600多萬日圓，除了國庫支出之外，大多由地方稅補足。

獲堂題

觀風

不見如

20世紀前半 日治時期(1895-1945)設立之學校教育



Endo Kanya

遠藤 寬哉 (1856-1925)



從仙台率先渡海來台

出生於1856年，在動盪的江戶幕府末期，家族為仙臺藩的醫生世家。明治維新後，他和兄弟轉行攝影業。三兄弟成為軍事攝影師，隨軍記錄甲午戰爭和乙未戰爭。1896年寬哉率先來台，在台南開設「遠藤寫真館」，後來在台北另開設寫真館。遠藤家族在台專注經營攝影業，引進夜間攝影技術，為報社提供照片。直到佐久間總督時期，寬哉成為攝影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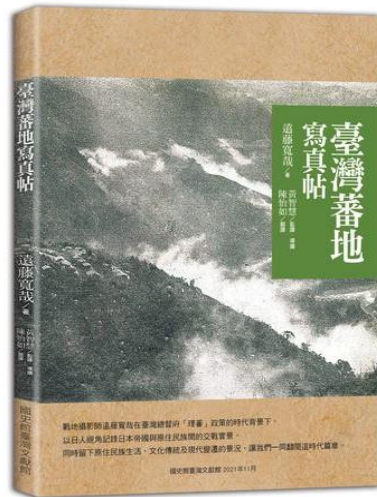
在台一家二代4人是攝影師

遠藤寬哉在出版二書後未再進入戰場，在台北寫真館工作，熱心公益，調解市民糾紛。1914年太魯閣戰役由其子遠藤克己拍攝。1897年弟弟誠過世，1914年，哥哥陸郎在台南去世，寬哉則於1925年在東京驟逝，骨灰由兒子帶回台北。遠藤家族在台北市仙臺同鄉會的活動中繼續服務鄉親，經常可在《臺灣日日新報》見其廣告。1946年敗戰引揚，遠藤家族境遇未明。

遠藤寬哉雖是攝影記者，卻寫了一篇「序文」。在戰火之後出版，打破了當時報紙或官方論說臺灣原住民為愚昧無知且兇殘的印象。

遠藤還以強烈語氣，批判在日本國內的日本人，由於對臺灣無知，對原住民也無知，才會謬誤認為原住民頑固無法教化，將其與平地盜匪視為同類。

雖說生蕃種族，是如此野蠻、如此非文明；然而，依據我等所見，他們也是世界上優秀民族之一。尤其是崇敬祖先、擁有先天武勇資質、熱愛鄉土、父子尊親、輩份長幼有序，乃至鄉黨同族之間，遵守禮節又勤勉務農等……經綏撫化育後，他們立即就可成為優等人種。



他對於島內各地戰場上犧牲的理蕃警察與軍人們，給予無限悲憫。

「踏破天險、披荊斬棘，為理蕃費盡苦心的蕃務警察，他們的努力與奮鬥，真值得令人同情。

與其說是討伐，未免太過仁惠；若說是懷柔，又未免擁有過高的戰備。」

結語

- 在台灣原住民族所居領域的早期攝影上，早期有日本皇室宮內廳收藏的寫真帖以及出版資訊不明的七腳川社討伐寫真，不是民間社會所能一般購買閱讀。
本書在當年出版後就有三版印刷，可見受到民間社會的重視。
- 之後在Gogan戰役後續，發生了太魯閣戰役、霧社事變、甚至於後來各類施政成果與紀念類型的寫真，以至於到更大動員的二次大戰時期等，在20世紀前半整體寫真帖的數量，都壓倒性地多過於初期的理蕃戰役。因此出版於110年前遠藤寬哉的Gogan戰役寫真帖的價值，混跡在海量的寫真帖史料中，容易為後世所忽略。

湮沒百餘年後，二本寫真帖重新問世，除可理解百年前北部泰雅族人所居壯麗山川之生存空間，也見證了一段日、原、台三族群交會的戰爭史。希望給有興趣於台灣攝影史、原住民史、日治時代史、軍事史甚至東亞戰爭史的朋友們更好的史料佐證。